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03
2022/08

ANOTHER
END OF
TERRA

骑士刺客

-
如今已然坚韧的花儿，
何须羡慕水中的虚影？

子不虚

-
他每次看着克洛丝那双眯眯眼，
都觉得自己的思绪被她看了个透，
她说的做的一切都像是在钓他的鱼。

冬之夜

-
天上翻滚着苍白的闪电，世界像燃烧的方舟，
而在高高的悬岩上，
西风岛最后一只黑羊静卧着，
对万事冷眼旁观。

赛博海猎1098

-
在十余年灰暗无光的日子后，她再次哼起了
这首带有几分亮色的歌。

狮

-
我相信会有一个世界，人可以想爱上谁就
爱上谁……为此，至死方休。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LOFTER
@八伝

本期封面画师

卷首语

◎ 黑子

汐斯塔。

红云坐在遮阳伞下，双手抱膝，脸上写满了抱怨。咸腥的风会掩盖猎物的气息，水面的反光在视野中带出连绵的耀斑。这里没有荒野气息，只余人工的砂砾散发矫揉造作的味道……就算机械臂不会因为潮湿而故障，她也会追丢猎物的。

“呀！红云，我们在这里！”

铃兰半身没在水中向她挥手，尾巴浸润满水，看上去意外的挺拔。女孩们围绕在她身边，三三两两，泼水嬉戏；红云叹气，没有回应，只是把自己的脑袋埋进膝盖。

她有些害怕。

如今她的工作是听从指挥，拉弓射箭——但她已经很久没有狩猎了。那位早已隐退，膝下子孙环绕的老佣兵交出了自己左臂和荣誉勋章之后，红云就再也无法找到猎物。叙拉古的猎人是狼，口牙筋骨若不常用，便会腐朽而趋于平庸。她害怕看到水，和水中摇曳的倒影；她害怕这具倒影不再是那只披着猎人皮的狼。

“不下水吗？”

背后传来博士的声音。红云蜷成一团，脖颈扬起。博士和送葬人先生并排站在她身后，一人兜帽下看不见表情，一人则根本没

有表情。她没有回答，又把头埋了回去。

铃兰又在对她招手：“红云，下来玩呀！”

“你看她们，玩的多开心啊。”博士的语调带起些微笑意，“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就该享受这样的快乐。去玩吧？”

“这是命令吗？”

“不，只是一个建议。怎么了，难道你在害怕？”

红云从臂弯中露出两颗眼珠，机械臂发出咔咔的声音。“我一个人生活很久了，所以这种每天都要和人打交道的日子，我还不太适应……”

“那就去适应吧。这儿已经不再是叙拉古或者荒野了，你也要学会如何像一个正常女孩一般生活——阿葬，搭把手！”

送葬人闻言，伸手牵拉她的机械臂，吓的小沃尔珀一阵哆嗦：“喂！不、不用你帮忙，我一个人也能行！”

她挣扎着爬了起来，嘟嘟囔囔，慢悠悠的走向海滩。博士和送葬人目视她的背影渐远，直到足裸没入水中。泡普卡拍起水花溅到红云身上，随之女孩群爆发出一片笑声。

“你看吧。”博士坐了下来，对送葬人说：“她已经不再是孤狼。她将会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Artist: LOFTER@Odwitch_



Artist: bilibili@RockyRoo



Artist: LOFTER@叛逆的鹿鹿修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R3tr0 Mirror 韶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目录 / 2022.08

1	卷首语	黑子
4	骑士·刺客	清平
10	子不虚	万能 De 小黑
18	赛博海猎 1098	覆冰 NES
23	酒馆三篇	么挞
24	冬之夜	剪秋罗
47	狮	香江湘调
58	特别专访	
64	漫画二则	阿哉哉哉
65	《回归线》投稿指南	
66	征稿启事	



骑士·刺客

◎ 清平

“我是飞越夜空的怪盗，是……”

白色的库兰塔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风声，汽笛声，还有那充满年轻朝气的歌声围绕在她的耳边。黑色的长筒靴落在办公楼的屋顶上，那让她烦躁的歌声更响了——打眼一看，原来楼下便是那个演唱会的举办地点。

流行歌手的歌唱，狂热粉丝的呐喊，还有能晃瞎人眼睛的光柱……这些都是她讨厌的东西。但如果只是如此，她还不至于这么犯恶心。

哦，天哪。这该死的感觉。

库兰塔想到了早上那绝不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填词的歌曲就要公开演唱了哦~可爱的白金同学~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体育场听啊~”

“该死的罗伊，我不觉

得你的品味能好到哪里去。而且，今天晚上我还要执行亲爱的上司给我下达的任务。你知道么，罗伊，今天就是我的生日，你说他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

“咳咳咳……”

多么繁华的城市啊，只是和我没什么关系……欣特莱雅曾在一个阴暗小巷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她正忙着和一帮不知死活的私兵缠斗。记得那天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庆祝新年的歌声，团圆饭的香气，美丽的烟花。这一切有多么美好吗？欣特莱雅并不觉得，她只知道这该死的歌声阻碍了自己听声辩位，恶心的香气让自己忽视了明显的毒雾，可恶的烟花把自己暴露给了敌人。

“到达层层包围的楼层，准备……”

欣特莱雅转身走向黑夜下的卡瓦莱亚基。广告词说，那里星河烂漫，那里千峰矗立；那是文明的杰作，那是人类的奇迹。抬头是天空，只是很不巧，今天恰逢乌云密布，似乎就连自然气象都想闪躲这座骑士之城的锋芒。白金记得，每年她过生日的时候，仙花座都会到达一年才能到达一次的星空最高点，而她每年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卡瓦利亚基的荒野看着仙花座一点一点攀上明星。但现

在，欣特莱雅却什么都看不到。

仙花座需要加班么？欣特莱雅莫名想到。紧随其后便是片羽般的笑声——自己怎么会想这么愚蠢的问题啊。

“生日快乐，欣特莱雅。”她闭上眼睛，冲自己低声说道。此刻，欣特莱雅这朵天真无邪的矢菊花退居幕后，收割无数生命的无胃盟白金大位睁开双眼，那双金色的瞳孔像是天上的孤星，俯视世间。

演唱会的聚光灯闪烁，硕大的光柱划过办公楼的楼顶。但白色的天马已经消失在了喧嚣的夜，前往她该去的地方，去做该做的事。

……

纵使速度已经快过绝大多数民用载具，但白金脚步仍然细若蚊声。脚掌轻点在细小的塔尖上，身下是广袤无垠的城市，人之海潮反复万千，而她的目标就在藏匿于其中。

阴云里吹来的风掀起白金的衣角，她伸出手将挡在眼前的白发捋到身后，用金色的眼观察所目及的一切。尽管这里所见寸丝半粟；尽管这里体感骤风凛冽，她仍然选择站在此处，搭弓射箭。

白金将箭矢从背后拉出，搭在弦上。金色的闪电在空气中闪烁，仿佛雷电的

奥秘环绕箭头，攻无不克，无阻无碍。白色的光痕由箭尖向箭尾拉长，闪耀的光芒照耀着少女的脸庞。没有迟疑，没有犹豫，有的只是冷漠，和一丝机械作业的不耐烦。

哪怕箭矢的落下预示一位无辜者的逝去；哪怕飞溅的血水宣告一个家庭的破灭。

“将军。”

倒数三声，闪电从阴云中落下，流星飞入城市夜幕，像是为逝去的生命接引，又像是声明一场不公的宣判的落幕。金烟澄闪在塔尖片刻而过，比天明时还耀眼。只是等到细长的塔尖黯淡，白色的刺客早就消失在了空气中……

……

“诸位市民，大家好。卡瓦莱亚基电视台提醒您，现在是雷雨天气，出行请带上雨伞……”

电视台主持人甜美的声音回荡在梅兰德商场前广场的上空，好像是一个单字封号的骑士正在这里作着什么活动。雨下的很大，但人群还是不愿意离开。风雨中呐喊声不断，热情成为名为人心的锅炉中质地优良的燃料。

白金看着人群。骑士意气风发，群众呼声不断。而人群的更外围，是一些穿着

统一工装正在发着传单的职员。她有些恍惚，突然想到了以前还是独立骑士的时光。

曾经的我，是不是也幻想过，成为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呢？

白金侧头想象了一下那副模样。自己穿着华丽的铠甲站在舞台的中间，身姿孤傲，带起一片欢呼。她的库兰塔经纪人低声说着什么，只是这些内容已经不属于如今的她了。她的身前是狂热呐喊的粉丝们，被那位首席粉丝卡普里尼带领着，掀起声浪，化为虚荣……

也只是想想罢了。她现在穿着的是无胃盟的制服而不是华丽累赘的骑士甲；她的那个经纪人如今估计在为新签约的骑士奔波；她的粉丝们早就被其他骑士瓜分的一干二净。

哦对了……那只小羊现在怎么样了？

白金歪了歪头，想不出个所以然。她扔走这些不切实际的想象，继续向据点方向走去——初出茅庐的独立骑士已经是过去式，她现在是主宰那些独立骑士命运的无胃盟。那些独立骑士光鲜亮丽的生活注定和她无缘，除非她能有幸成为三位玄铁中的一员。

“这位女士！”

一只手突然拍在了白金



的肩膀上，打断了她的思考。该死，我刚才在想什么啊，怎么能如此放松戒备呢？

白金一边反省自己刚才的疏忽，一边转过了身子。刚一回头……她就愣住了，原本计划好的敷衍之词一下搁在喉头。

“这位女士，看看我们的传单吧。”约莫二三十岁的卡普里尼微笑着将手里那份早就被雨水浸湿的传单伸了过来。

怎么会是……她？

白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哪怕是第一次直面商业联合的数位发言人时，她也没有这么紧张过。

我……应该接过这个单子，让她早点走人。

大脑告诉白金，她应当这么做，可是这时欣特莱雅却无论怎么样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臂。她直挺挺地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只留下心底对自己和对对方无言的嘶吼。她张了张嘴，想对这个位卡普里尼说些什么，但那千言万语却全堵在了嘴边，一个字都吐不出去。

“女士？”

卡普里尼在库兰塔的眼前挥手，但眼前的库兰塔依旧僵在了原地。“冒昧打扰，请您了解一下。”卡普里尼礼貌地说了一句，就把传单塞进了库兰塔的手里。她一

边挥手向白金告别，一边跑向下一个路人……

白金就这样在雨夜里站立着。她缓慢的低头，任由雨水在脸庞上凝聚成水滴，划过她的秀脸，然后滴在传单上。熟悉的格式，熟悉的撰写人，熟悉的金色底色，熟悉的标题样式，熟悉的特殊字体……但上面的文字却是那样的陌生。

她的眼睛盯住了开头，打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

“欢迎加入风骑士粉丝后援会，我们会经常举办……”

“……”

她读不下去了。

过去几年，她审阅过不尽其数的文件，看过无数胡言乱语的罪证日记。阅读本应当因为工作而成为一种能力，然而白金突然读不下面前的传单。



她感到一股苦涩伴着回忆涌上喉咙。独立骑士，高中生，僵做一团就像一截训练场的木头。欢喜，兴奋，就像是获得老师夸奖的孩子。第一个粉丝活动，没变的小丫头，变化了的两人。

“小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白金的低声说道，嗓音沾染上了些许沙哑。传单此刻湿的模糊不清，已经读不出字，只是不知道这份浸润有几分是雨水，几分是泪水了……

……

“罗伊，我回来了。”

咣当一声，黑色的高筒靴踹开无胃盟据点的大门。白金低着头，滴着水从门外走了进来。

“（卡西米尔粗口），下次进门能不能敲个门？”

罗伊的手被吓地一抖，里面的咖啡洒落几滴在睡衣上。

白金没有回答他，自顾自地低着头，走进了里面的浴室里。

“能不能把水抖抖再进来，地毯都被弄湿了！”罗伊一边抽出纸巾擦拭着胸前的污渍，一边不忘啰嗦两句。可惜回应他的只有浴室的锁门声。

“嗯……”

罗伊摸了摸下巴，打算不再多想。他端着咖啡走向沙发，准备打开电视机看看即将播出的综艺节目。这时，他发现茶几上多了一张还在滴着水的传单。

“原来是这样啊……我可怜的小白金……”

……

白金给自己倒满了满满一浴缸的水，再扔进一块洗浴球。她将发带扯下来，脱下无胃盟的制服，露出那洁白纤细的酮体。白色细腻的头发放落，又逐渐随着躯壳没入水中。

刚刚好。

欣特莱雅抱住双腿，蜷缩在浴缸里，只留下一双低迷的眼睛浮在水面上。她吹了口气，看着水泡从水里浮出来然后在水面上膨胀，破碎，消散在空气中。

“咕噜咕噜。”

水里发出令人愉悦的声音。

我刚才在悲伤什么呢？我明明早就明白的。在闪耀过后被人遗忘，璀璨不过是泡沫，光华一时是每一位骑士的宿命。

那我……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甘呢？

欣特莱雅向后瘫开背脊，把脑袋倚在浴缸边上，抬头看着水雾慢慢飘上天花板，在上凝聚成一层厚厚的水气。

人们早就忘了一位叫做欣特莱雅的独立骑士。即使是那位最狂热的粉丝，那个曾经天天守在她住宅门口，只为见她一面的卡普里尼，现在也在为其他骑士发传单。哪怕传单亲手递到欣特莱雅的手里，她也没有认出曾经的偶像。

明明所有人都忘了啊，忘了那朵矢菊花。那我为什么忘不掉呢？

白金长叹一口气，站起身子准备挤点洗头膏，好好保养一下她的秀发。在她伸手的时候，她却忽然发现，浴缸对面不知何时挂上了一面镜子。

“……”

啧，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洗澡的时候照镜子。

照例吐槽了罗伊的审美后，白金从水里探出身子，弓着腰伸手摸向布满水雾的镜子，准备将其取下来，然

后扔出窗户。至于残渣，就让那帮下属们去收拾吧。

她这么想着，镜子已经有一半在窗户外了，手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我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这问题突然在白金的脑海里冒出来，于是她赶忙收回手臂，伸出手一点一点擦拭玻璃上的水雾。那精致的脸庞再次浮涌而出，白金低头看向镜中矢菊花的倒影。她轻轻抚摸镜子，像是在轻抚水面，试图捞起随波而去的花瓣——直到记忆中的面孔与镜中的自己重叠。

记得当独立骑士的时候我的脸没有这么紧致，我的眼睛也没有这么锐利……恐怕这是那些化妆品的功劳吧，如今工作带来的改变也不可忽视……欣特莱雅笑了一声，她早就和独立骑士的时候不一样了。

是啊，我早就和那些骑士们不一样了，他们如气泡光华虚荣而脆弱，而我则是戳破气泡的人。再高傲，再众星捧月的骑士见到我们也会变得噤若寒蝉。如今已然坚韧的花儿，何须羡慕水中的虚影？

“他们，也不过如此。”

白金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顺手将镜子扔了下去。她听到镜子破碎的声音，而罗伊此时多半还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啊，人生多么美好～

……

三十分钟后。

白金揉搓着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还没走几步，她就看见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罗伊倚在门框上，盯着白金。感受到那个目光，白金感到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她抱着胸连忙后退几步。

“死变态，你要干什么？”

“没事，”罗伊看着白金的样子，似乎放心了下来。他走上前去拍了下白金的肩膀，然后用那种前辈的语气说道，“恭喜咱们的小白金变得更成熟了。”

“……，你又在发什么病，罗伊。我要叫莫妮卡了。”

“咳咳咳，我先去楼上睡去了，记得关灯。”罗伊尴尬地咳嗽了两声，然后转身走上了楼梯。

白金没有回答，自顾自抱着衣服准备扔进阳台的洗衣机里。

“哦对了，小白金。”罗伊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白金脚步一顿，想听听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又打算让她干什么。

“餐厅里，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蛋糕哦，小白金。”

“生日快乐，欣特莱雅。”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黑子；绘图：箱子）

Kasit

そこしれぬ
医者

RHODES ISLAND
HOLIDAYS

MATCHA
ワイン速報

ICE CREAM

きたいのアイスク
リーム

Rhodes Island ice cream.net

Artist: LOFTER@田林克姆



Artist: bilibili@RockyRoo



人来人往的天桥上有不少流动商贩。他们大多在地上铺一张雨布，上面摆着成捆的袜子、各种型号的充电器、五颜六色的小玩具……这类地摊一般没什么客人，摊主每天早出晚归，只能挣个辛苦钱。

乌有的摊子就支在卖袜子大爷的摊边上。折叠小桌上铺着白布，一摞手机膜整整齐齐地码在左边，桌子正中架着台灯，大瓦数的灯泡把他的脸映得死白。地上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是墨意淋漓的四个大字——巧手贴膜。

一个人影停在贴膜摊前，正准备开口揽生意的乌有一看见那张脸，立马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恩人哪，您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了？”他熟练地把手机膜和台灯装进包里，桌布揉成一团攥在手里，小桌折叠起来夹在胳膊窝下面，“我这还没来得及收摊呢，回去也没法让您立马吃上晚饭，这多不合适……”

“今天没什么麻烦事，就提前溜回来啦，”卡特斯姑娘背着手看着乌有收拾，“不用着急哦，吃饭之前先休息一会也挺好的嘛~”

“是是，恩人今天想吃点什么？”姑娘跺着脚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乌有夹着桌子迈着碎步紧紧跟着。

“你决定哦~”她停在人流之中，转过头来眯起眼睛看着乌有，笑了笑。

乌有是几个月前遇见克洛丝的，彼时他被人陷害，身上背着官司和高利贷，让一帮打手追着慌不择路，撞进刚下班还没来得及及关门的克洛丝家里。

卡特斯姑娘一只脚上还勾着高跟鞋，满脸意外地盯着面前的不速之客。

乌有反手就把门锁上了。

门外的人说姓楚的识相就乖乖滚出来，门里的克洛丝掏出手机就要报警。乌有连连作揖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姑娘大慈大悲千万

子不虚

◎ 万能 De 小黑

信我最后一次，只差抱着姑娘的大腿磕头。

卡特斯最后还是没有报警，帮乌有把门外的人支走了。她可不想再被这个男人抱着大腿磕头。恶人前脚刚走，乌有后脚就抱上了克洛丝的大腿，叩头如捣蒜。

“姑娘，啊不，恩人哪！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啊！恩人，让我留下报答您吧，我什么都会，做饭洗碗、洗衣拖地，还能看相算命……哎哎恩人您把手机放下，您知道我，我这是行走江湖技多不压身哪！恩人您就收留我吧，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等我找到去处立马就走！白天我就出门摆摊，绝对不在您家赖着，而且我给您房钱，您看……”乌有抬起头看向卡特斯姑娘，墨镜后的眼睛楚楚可怜。

克洛丝噘着嘴，有些不满地看着乌有的手。“再不放开的话，我就要把追你的那些人喊回来咯~”

“是是，都听您的。那恩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合适？要不我先去做晚饭……”乌有赶紧站起身来，讪讪地揣着手赔笑。

“今晚我洗完澡，你给我做个 spa 吧~”克洛丝的眯眯眼弯得像一对月牙。

“哎好嘞……啊？”乌有吓得眼都直了，“sss……spa？恩人哪，是以前那种……”

“以前哪种呢？”克洛丝挑了挑眉，“小乌有~”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一上来就给您 spa，是不是有些太冒犯了……”乌有立刻改口。

“你就帮我按一下嘛~你都说什么都会

的，做个 spa 应该没问题吧？”克洛丝对着乌有眨了眨眼，自顾自地换好拖鞋走进屋里，“就这么定啦~”

啪嗒啪、啪嗒啪……

乌有的手劲不小，节奏感也相当不错，他的手掌翻飞舞动，掌根掌心交错拍击，敲出一副欢快的鼓点。尽管一开始他硬着头皮绷着劲儿，但发现克洛丝真的只是想让他帮忙做做 spa 之后，倒是放开了不少。

“恩人哪，这力道还合适？”乌有俯下身轻轻问了一声。

“还可以哦~”克洛丝的头埋在枕头里，“小乌有，你没有偷看吧？”

“没有没有，在下一直闭着眼睛，”乌有连忙摇头，“但凡有半个字假话，天打雷劈！”

“可是，”女孩追问道，“我怎么觉得，精油都顺着两边流下去了呢？”

“不能吧，我明明把精油都抹开了……”乌有试着把手伸向克洛丝的脊背两侧。他隐约摸到女孩的肋骨，以及肋骨上方某些不该摸的部位。高个子黎博利像触电一样从床上蹦起来，他慌张地甩手，仿佛摸到了毒蛇火炭。

“怎么啦，小乌有？”克洛丝慢悠悠地问，“怎么不按了呀？”

乌有捂着眼睛，在心里不停地抽自己大嘴巴。

“恩人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我下流，我再也不敢了，您大人有大量，饶我一次……”他本打算这么说，但他不知道克洛丝究竟是明知故问，还是真的什么都没注意到。

乌有想起自己包里揣着眼罩，索性避嫌避到底。双眼被东西蒙住的感觉让他安心了不少。克洛丝又催了他两次，乌有诺诺连声，定下神来接着给她按。克洛丝的背瘦瘦的，皮肤柔软细嫩，好像稍微一用力就会掐出水

来，乌有仔细地帮她放松肩颈的肌肉，手上的动作却比刚才轻了不少。

“小乌有~”克洛丝的耳朵动了动，“为什么突然不用力了呢？”

“啊？啊，恩人哪，我，我不是……哎哎？！恩人您……！”

乌有正想找个借口解释一下，克洛丝却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再帮我按一会嘛，这几天总是加班，感觉肩膀好僵硬喔~”她的手指肉嘟嘟的，倒像是小孩子的手，乌有被这只小手抓着，酥麻的感觉从手腕一路蔓延到了心坎。

“为什么我感觉小乌有你的手在发抖呢？”克洛丝的声音有些疑惑，“是不是按得太久了呀，要不今天先到这吧？”

“没有的事，我只是……”乌有不露痕迹地深呼吸几次，压下剧烈的心跳，“恩人这皮肤这么好，我怕一使劲给捏红了，影响恩人上班。”

“没关系的~等一会记得还要帮我捏捏腿哦，站久了总觉得腿好酸呢。”

“哎哎，等会就给您按……”乌有正答应着，突然觉得克洛丝的身子动了动，随后自己眼前一亮，映出克洛丝微笑的脸和她赤裸的身子。他吓得一蹦，跌坐到地上，双手死死地遮着眼睛，嘴里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乌有的眼罩，好可爱呢~”克洛丝把乌有的眼罩拎在手里转啊转，“比你的墨镜好看多了~好啦，接着按吧，记得不要偷看哟~”

乌有吞了口唾沫，他不敢把手移开，他恨自己生下来不是瞎子。

收摊以后，乌有会去超市买菜，然后赶紧回家做饭，等着克洛丝下班。不过有时候克洛丝也会像今天这样提前溜出来，缠着跟他一起去超市。

“小乌有~”克洛丝举起一捆青菜，“这





个看起来好新鲜呢，它好吃吗？”

“啊啊，那个炒鸡蛋吃还挺不错的，拿来煮排骨汤也合适，就是现在不太当季，有点贵……”乌有看了看价钱，把克洛丝手里那捆放回架子上，拿了一捆少一点的。“那这个小小的呢？看起来好可爱~”克洛丝又拿起一样蔬菜。“这个啊，这个是炒肉片吃的，今天卖得蛮便宜，”乌有挑了几棵装进袋里，“恩人哪，这些您不是都吃过吗，以前……呸，这几种蔬菜在这应该挺常见的来着。”

“我很少自己做饭的，不点外卖的话就去家门口的小饭馆吃，有时候也自己煮点面或者米粥，”克洛丝摇摇头，“小乌有这几年都去哪了呀？”

“一直在尚蜀……不是，龙……嘶，应该算是勾吴吧，镇子小，没什么名气，不提也罢，不提也罢。”乌有手里拣菜，嘴上不耽误跟克洛丝聊天。

“真的？你没有回来过吗？”克洛丝歪歪头，眯着眼睛盯着他。

乌有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

“哪能有假呢，真是最近才被追到这来的，”乌有打着哈哈摆了摆手，“那个，恩人哪，我们买肉去吧，我给您炖锅排骨汤。”

“好呀，”克洛丝一把搂住乌有的胳膊，“那今天也辛苦你啦，小乌有~”

乌有把脸扭到另一边去，他的胳膊绷得笔直，腰也绷得笔直。

乌有刷碗的时候克洛丝就猫在沙发上打游戏，她在家就穿着长T恤和热裤，一双长腿耷拉在沙发外面。乌有擦着手走出厨房的时候，她正飞快地按着手柄和怪物搏斗。

“小乌有~！”克洛丝看到乌有，跺了跺脚，“这个boss我怎么都打不过去！”

他住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克洛丝从第一天起就对他表现得十分……亲密。他不理解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按说以他们俩的

交情，克洛丝这么做完全是情理之中，但问题是他们俩已经没有那份交情了，可她还是每天这么近距离地跟自己频繁接触。乌有在想克洛丝心里是不是翻篇了，或者其实在用这种方式试探自己，有时候他想顺势做点什么出格的言行，但他每次看着克洛丝那双眯眯眼，都觉得自己的思绪被她看了个透，她说的做的一切都像是在钓他的鱼。

“这个……”乌有绕到沙发后面看了几分钟，很快就摸清了boss的出招套路，“恩人哪，您别急着打他，先等他……唉，又死了，您得等他那个……完了，滚反了，他这招横扫是往右的，您不能这么躲……对，输出他，不过别靠太——近……又死了。”

克洛丝把手柄攥得咯咯响，小嘴生气地高高撅起。

“你看他呀！我都在他这死了二十几次了，怎么也打不过！”卡特斯姑娘的鼻子一耸一耸的，一双长耳朵高高地竖着。乌有的双手撑在沙发靠背上，被她一把抓住拉到胸前。

“哎哎！恩人您这是！”乌有猝不及防，手指差点抽了筋。

“小乌有，帮我打一下嘛~”克洛丝把手柄塞进乌有手里，他的手离克洛丝很近，稍微往后缩一点就会碰到她的胸脯。

“恩人哪，您看我现在这样怎么……”乌有有些尴尬，克洛丝却干脆把他的双手拽到自己的大腿上，连带着他整个上半身都贴在了克洛丝的肩旁。

“快点打嘛！我要赶紧探索别的地方呢~”克洛丝的耳朵在他面前晃了晃。

“哎哎，我打，我快点打……”乌有老老实实开始操作，视线半分不敢离开屏幕。

他怎么可能不上钩，鱼饵又香又软，还有一双大长腿。

克洛丝开始渐渐频繁地让乌有给她按



摩。尽管乌有百般推辞，她洗完澡后总会自顾自地在床上铺好毛巾，解开浴袍趴上去。

“恩人哪，您这肩膀还真挺僵的，您平时上班的时候得多起来活动活动……”按了一阵，乌有想找些话题，顺便放松一下手腕。“……恩人？”

“……克洛丝恩人？”

他俯下身，女孩似乎睡着了，长耳朵软软地耷拉下去。

虽然客人放松地睡着是对按摩师技术的一种肯定，但乌有此时半点高兴的感觉也没有。一男一女独处一室，女孩一丝不挂、悠然入睡，男子站在床边、手还搭在女孩的背上……从各种角度来讲他都不该再按了，甚至应该默默溜去客厅准备睡觉，可乌有总觉得只要一转身，克洛丝的脑袋就会从枕头上抬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继续给她按摩。

他越来越难摸清楚克洛丝的心思，有时候他觉得克洛丝还没把那些破事忘了，有时候又觉得她是真的对自己好了，久而久之他自己也开始搞不清心里对克洛丝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他放不下她，但错已经犯了，他没法直视那双眯眯眼，只能用“恩人”二字把自己和她隔开。即便克洛丝原谅了他，可他身上还背着官司，保不齐哪天仇家就会找上门来。他没机会也没资格对克洛丝动感情。

那讨厌克洛丝吗？答案是否定的，乌有自始至终也没有讨厌过这只卡特斯。克洛丝对他绝不是毫无戒心，但乌有知道她内心深处还是愿意信任自己的，在外面躲了这么多年，他觉得人人都在防着他，可住在克洛丝家这几个月，乌有从来没在夜里惊醒过。

乌有的指尖触碰到克洛丝肩头的几缕发丝，他把女孩的秀发捧在手心，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嗅闻。

“小乌有~你在干什么呢？”女孩的声音慢悠悠地响起，“抓着我的头发，想干什么呀？”

“啊这个，我我我，恩人哪，我……”乌有的脸霎时红到了脖子根，“我看恩人您的头发搭在肩膀上有些不方便，想给您打理一下……不过恩人您把头发保养得可真好啊，发丝柔顺不打结，一看平时就特别在意吧，哈，哈哈……”

“不要想着偷懒哦~”克洛丝没有接他的话。

乌有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这种事道歉就等于不打自招，可不道歉……克洛丝肯定一直醒着，自己干了什么她一清二楚。他的手悬在克洛丝的肩膀上放不下去，舌头梗在嘴里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乌有~”克洛丝催了他一声，之后就又静静地趴在那，不知道是不是又在装睡。

他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只狡猾的卡特斯把他的心吃得死死的。

克洛丝突然压在乌有背上时他正伏在桌前写字，快写好的一张纸立马宣告报废。

“在写什么呀？”克洛丝把脑袋凑到乌有耳边。

“嘻，这不是光贴膜挣不了几个钱嘛，我就想着拓展一下业务，收点名烟名酒，还有给人算个命求个签啥的。”“算命？”克洛丝把食指点在嘴边想了想，“好像听小乌有提起过呢。”

“都是封建迷信，不作准的，”乌有摆了摆手，“四处漂的时候跟着先生胡乱学的，挣几个墨水钱而已。”

“小乌有给我算算吧，就当练练手怎么样？”克洛丝搂着乌有的肩膀问。

“倒是也行，恩人想算什么，事业还是财运？”乌有挽起袖子，拿了一张新纸准备写。

“我想想哦……算算姻缘吧，就那种星座搭对的~”克洛丝灵机一动。

乌有的喉头一梗，手里的毛笔好悬直接摔在桌上：“姻、姻缘……那看来恩人最近



桃花旺盛啊！那我就帮您好好算算。恩人您是什么星座的？”

“我啊，你不是都知道的嘛。”克洛丝戳了戳乌有的脸颊。

“哎哎，哪能呢，”乌有摆了摆手，“这是恩人您的隐私，我哪敢记着。”

“好吧，那记住啦，”克洛丝轻轻笑了笑，“11月22号，天蝎座喔。小乌有是什么星座来着？”

“1月13号摩羯座。”乌有笔下刷刷点点，头也不抬地回答。

“那天蝎座和摩羯座搭不搭呀？”克洛丝突然问。

“我想想，天蝎座的女生，恩人您是天蝎座的话……摩羯座的男生……”乌有捏着下巴想了几秒，突然愣住了。

他扭过头看着克洛丝，对方眯着眼睛微笑着看回来。

“恩恩恩人您这测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对星座不是特别精通，要不我帮您测点别的？”乌有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冒冷汗。

“好呀，那帮我测测种族姻缘吧~”克洛丝保持着微笑。

“……种族您测哪对？”乌有握着毛笔的手有些发抖。

“黎博利和卡特斯喔。”

“黎、黎博利……您还有别的想测的吗？”

“测测我和小乌有？”克洛丝歪歪头，伸出手拨了拨乌有的墨镜。

乌有只觉得仿佛芒刺在背，冷汗顺着脖颈一滴一滴流进衣领，他把头转到另一侧，不露痕迹地擦了擦汗。“开玩笑的~”克洛丝拍了拍乌有的肩，“写完就早点休息哦，我去刷牙啦~”说完她就把手枕在脑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哈，我也觉得恩人这么好的姑娘不至于看上我这种人……”乌有嘟囔着挠了挠头。他忽然觉得克洛丝还在不远处打量着他，转

过头看时却只有空空荡荡的屋子。

乌有手里抱着爆米花桶，茶几上摆着两杯可乐，克洛丝枕在他的大腿上，津津有味地嚼着爆米花。客厅里黑漆漆的，电视里播着克洛丝挑的电影，影片已经来到高潮，男女侠客相拥亲吻，共饮美酒。乌有看过那部片子，他知道侠女第二天醒来就会发现自己的意中人早已不知所踪。他觉得那个男人挺渣的，骗了人家好姑娘的芳心，亲完就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接下来的情节果然不出他所料，侠女孤身一人以泪洗面时，他听到克洛丝叹了口气。“他为什么要走呢，”克洛丝捏了两颗爆米花扔进嘴里，“女主角明明那么喜欢他！”

“恩人哪，这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乌有摇了摇头，“男主角身上背着血海深仇，他留不住的。”“可是这么一走了之也太不负责任了诶！”克洛丝气鼓鼓地哼了一声。

“你看女主角哭得那么伤心，就不能带着她一起走嘛。”

“恩人有所不知，这恰恰是因为二人情真意切，男主角害怕带着情人在身边，万一哪天发生意外，自己就会抱憾终身，所以宁可把她一个人留在身后，”乌有少见地认真起来，“总比让爱人因自己而死要好。”

“小乌有也会某一天早上突然消失吗？”克洛丝的脑袋在乌有腿上蹭了蹭。



“恩人……”乌有的喉咙动了动。

“对自己喜欢很久的女孩子叫恩人是不是不太对呀？”克洛丝伸出手摘下了乌有的墨镜，他的眼睛其实并不小，只是长年累月躲在墨镜后面，逐渐不愿意睁大。

“……克洛丝恩人……”

“嗯？”女孩故意拖长了音调。

“克洛丝……”乌有低下头。克洛丝的双手勾住他的脖颈，霸占了他的嘴唇，她的嘴里留着淡淡的爆米花甜味。

长耳朵在他的脸上刮了几下，痒痒的。

如果你常走那座天桥，肯定会记得桥上最显眼的位置上支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手机膜、码着笔墨纸砚。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块牌子，上面是摊主手写的经营业务——巧手贴膜、测算运势、代写贺卡对联。

摊主是个瘦瘦高高的黎博利，他平时总是靠在椅子上打盹，小礼帽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客人来到摊前，把一张纸拍在桌上。摊主赶忙坐直了身子，定定神接过纸来。

律师聘请函……？

他疑惑地揉揉眼睛，看向面前的卡特斯姑娘，“克洛丝恩人？这是？”“我说过要把小乌有从浑水里拉上来喔。”克洛丝退后一步，背着手看乌有脸上惊讶又欣喜的表情。

“大恩大德的克洛丝恩人哪！您这、我、我这……”乌有激动得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那就新仇旧账连在一起，这辈子留在我身边慢慢还吧~”克洛丝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哎！我还！”乌有干脆地答应一声，开始收摊，“晚上给您做点什么吃？”

“你决定哦~”她停在人流之中，转过头来眯起眼睛看着乌有，笑了笑。 ■

（责任编辑：瑶濯；绘图：同安；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我啊，哈哈，我还没买到车票呢，一时半会走不了的。”

“小乌有也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身后吗？”

“可说不准，虽然是被冤枉的，我身上毕竟背着官司呢，要是——”

乌有愣住了，他意识到克洛丝在问什么。

“小乌有，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部电影吗？”克洛丝轻柔地把手搭在乌有腿上。

“恩人哪，往事不重提，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乌有想那个地方或是干脆站起来，黑暗中只有电视机还发着光，他能看见克洛丝的脸，那双眯眯眼正盯着他的眼睛。

“我渐渐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小乌有的，”克洛丝的长耳朵在乌有的腿上轻轻拂动，“虽然以前很不招人喜欢，看起来也总是不怎么着调的样子，但我现在发现，小乌有其实是个很可靠的人呢。”

“我知道小乌有总有一天会走的，我也知道小乌有心里还装着从前的事，可如果以后再也看不见小乌有了，不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会觉得后悔的，”克洛丝依旧微笑着，却没有半分嬉笑的模样，“所以呀，小乌有还喜欢我吗？”

“喜欢，啊不是，我是说……”乌有的舌头又打了结。他不敢给克洛丝承诺，他没有做出承诺的资本也没有那个勇气。

“那小乌有现在讨厌我吗？”

“自然是不讨厌的，”乌有用力摇头，“您对我的恩我都没还完呢。”

“那就是喜欢咯~”

“不，那个……恩人哪，您也知道我这朝不保夕的，”乌有挠了挠头，“把您拉进我这浑水来，不是又害了您嘛。”

“不~对~”克洛丝一字一顿，“是我自己趟进你的浑水的喔。至于怎么把小乌有捞出来，就不用你操心啦。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的话，后面的麻烦事都可以先扔到一边哦~”





浪皎城北部工业区所坐落的这片土地，自古以来都被叫做岩棱滩。如今地面早已被水泥和无数建筑抹平了棱角，而后横跨整个城区的厂房又因“大静谧”变得冷冷清清。三年前，这座城市尚未从这场称得上浩劫的打击中爬起身来，那时的六棱

◎ 覆冰 NES

1098

浪皎城

造，浮世叠，北原工造都远没有今天这副占山为王的架势——当时的他们，还在和无数对手争食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资产，竭尽全力扩张着自己的影响力。

那件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的浪皎城中。

三月七日，雨。她拉上雨衣帽子，提着包走在大街上。这场不大的雨对于街头巷尾的野生植物生长很有帮助，而对于城市的运转只是造成了微乎其微的影响，人们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又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她也一样。

这位名为斯卡蒂的赏金猎人在一个混乱的夜晚横跨整个城市，来到了这里。此时她沿着一处厂房的外墙走着，随后拐进了一条小巷。这里头顶电线盘绕，路边胡乱停放着十余辆电瓶车，车尾的后备箱架都被塞上了小广告。斯卡蒂绕过在这些湿淋淋的景观，又经过为一根支撑电线团而立起来的水管，最后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一家卷闸门半掩的小店。

店里没开灯，也没有人，但是悬挂在两排货架之上的摄像头亮着红光。根据记忆，摄像头下还有一枚可以遥控引爆的震爆弹。斯卡蒂没有管这些，只是把雨衣兜帽推到脑后，径直来到了小店一角的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事办完了？”这间亮灯的房间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

“办完了，都活着走了出来。”斯卡蒂走到房间中间，在一张包着铁皮的桌子前坐下。桌子对面就是刚才说话的老人，他面前是链接着摄像头的电脑，鼠标旁边原本还有一把手枪——不过在斯卡蒂进门的时候收起来了。

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老何塞，其本人也接受了这个称呼。他是岩棱滩一带的中间人。

“衣服还你，演出结束了。”斯卡蒂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隔着袋子可以看见里面一套叠着整整齐齐的鲜艳服装，“很抱歉的是，没机会洗干净上面的血和海水。”

“没事，恭喜你那两个朋友活着出来了。在你们之前可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六棱造宣布城市边界戒严，荒泽会也动了起来。弄出来这么大阵仗，你怎么到这边来的？”

“走路，跑步。歌蕾蒂娅在我们身上设置了摄影干扰，要想认出我们来得花点时间。”她说着又把手伸进了包里，“你儿子的事我很抱歉。”

“嗨，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就带着一把手枪，出

去了也是被六棱造抓走的结果……不对，怎么突然间说起这码事？”

“我见到他了，但是我慢了一步。”斯卡蒂从包中拿出一个编织袋放在桌上，发出了沉闷的撞击声。

“那位不知名阿戈尔士兵作为报答送给他的义肢，也是害他被抓走的东西。他死在六棱造实验室，死于失血过多。”

老何塞一下瞪大了眼，他颤抖着把编织袋拖到自己身前，慢慢牵开了袋口。很快袋口敞开，一只静卧着，带着血迹的手进入了老何塞的视野。这只手从肩膀处断开，断面可以看见金属构造和电子线路的横切面。手臂的手腕处戴一串兽牙手链，中间人的目光就集中在这件红白相间的饰品上。

“……这不怪你，这得怪我儿子傻，明知六棱造在追捕阿戈尔士兵，他还救了一个回来，还装上了那个兵的植入体……”

“他也没有错，有罪的是六棱造。我们都被迷惑了，他们的目标一开始就是士兵身上的义体，我们却以为他们想要的只是阿戈尔的兵。”

“六棱造有错，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他那个势头，迟早得把几维塔给吞掉然后做大，谁都没办法阻止。罢了，你要什么报酬？”



“不了，你之前愿意帮歌蕾蒂娅找我，对我和她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帮助了。”

“好吧，”老何塞从口袋摸出一枚芯片，推到了斯卡蒂面前，“那个士兵身上卸下来的，没毒，但全是阿戈尔文，我读不懂。这个总愿意收下吧？”

斯卡蒂看着这块芯片，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接了过来，替换掉了左腕插槽上自己的芯片——这名士兵生前的资料立刻在斯卡蒂的角膜上显现了出来。她粗略地看了看个人资料，然后打开了装有东西的个人文件夹。

“这是……简谱？”

她看着文件夹里唯一的内容，对自己问道——答案是肯定的。她按照上面的内容念了几个音符，感觉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这是首什么曲子，对应的歌词也忘了。浏览了十余秒，她便把那名士兵的遗物放进了口袋，插槽上取而代之的是她自己的芯片。

“谢了，老何塞。”她站起身来，拎起包，拉上兜帽离开了小店。

……

晚上十一点，斯卡蒂仍徘徊在岩棱滩。她找了间荒废的工人宿舍作为落脚过夜。此时雨停了，屋外时不时传来水滴打在铁皮上的声音。她缩在墙角，双膝上的



被子是打斗中顺来的外套。

她静静地坐着，在脑内下达指令不断调节着通讯频道。先前与歌蕾蒂娅越好的联系频道全都无人应答，只有沙沙声，给人的感觉如徘徊在月光照耀的沙漠中一般，抬头远望能看见的只有天上那城市的海市蜃楼。

“算了，睡觉。等挨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能一起过安稳日子了……”她如此安慰自己。

骤然袭来的螺旋桨噪声打断了她的自言自语，抬头望去，只见一抹红光划过窗外。斯卡蒂一脚踢开大衣并拔出手枪，在顷刻间解除保险夺门而出。

她闪身来到门外的走廊，确认附近没有伏兵后抬腿关上了自己刚才所待的房间门，同时在脑内下达指令启动了某个植入体。晕眩感顿时涌上了头脑，她一个趔趄，好在扶住了门框。这个装置在工作片刻后，其工作结果显示在了她的角膜上。

“周边 10m 未发现击发装置与弹射装置，未发现爆炸物，未发现腐蚀性化学药剂，生物战剂与放射性物品，周边人类 0 人，周边智械 1 部。”

怎么可能？

她又一次启动装置，这一次把探测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更为强烈的晕眩感再次

袭来，刺激感差点让她吐掉了今天的晚饭。但是结果依然是未检出危险品，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和一架无人机。

或许真的不是来杀我的？她想着拉开了门，举枪探出半个身子。只见刚才拖着红光的无人机就带着螺旋桨的噪声悬停在窗外，对于她的出现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考虑到窗外也可能存在威胁，她没有开窗，而是举枪击碎了无人机旁边的玻璃，接着继续观察无人机的行为。

这个拖着红光的飞行物来到了室内，身后并没有跟随任何其他飞行物或者子弹。它穿过扔有斯卡蒂的行李的空宿舍，来到了这位担惊受怕的阿戈尔人面前。

“斯卡蒂女士，这里有你的包裹，请查收。”它对斯卡蒂如此说。

斯卡蒂放下了一些戒备，她这才注意到这架无人机的外观透露着一股浓浓的乌萨斯风格：其整体配色是黑，灰，红，四个螺旋桨被框架包裹了起来，红灯在框架的四角闪烁着。存放主板与电池的主体在正下方中间，是一个倒置的四棱台。再往下悬挂着硕大的货柜，上面有二十余个柜门。

框架包裹螺旋桨，这种设计在加强了无人机防护能力的同时，也起到了降低噪

音的作用。但是降噪效果因那四个巨大的螺旋桨的缘故，并不明显。除非底下的货柜里满载炸药，或是在周围有伴飞的战斗型无人机护卫，否则它在这座城市的夜空中就是一头待宰的羔羊。但它依然来到了这位收件人身边。另外，它的主体部分四个侧面都有着极为明显的摄像设备，这用在由服务器规划绝大多数路线的货运无人机队列中，纯粹是画蛇添足，不知设计者是怀揣怎样的想法画下它的设计图，并交付厂家生产……这已经不能用“乌萨斯民族的行事风格”来解释了。

“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制造商是什么，北原工造吗？”

“不，我的制造商是圣骏堡军工，产品名为‘帝国炮火中枢’炮兵引导无人机，型号为……现在改装为信使辅助无人机使用”

圣骏堡这个名字，斯卡蒂知道，但叫这个名字的乌萨斯城市早已随着王宫贵胄的消亡而换了姓名。在那个时代，离计算机被发明的日子还相差着三十年。至于炮兵引导无人机，信使无人机这些名字，她从未听闻过的。

会不会是歌蕾蒂娅的来信？她忽然间想到这种可能。

“把包裹给我吧，谢谢。”

于是这架莫名其妙的无人机下那硕大货柜弹开了一个柜门，里面还亮着灯。斯卡蒂凑近一看，柜箱里静静躺着一个硬纸信封，算是现在几乎绝迹的东西。她在脑内下达指令，在几次晕乎乎地扫描后终于确认了这个信封是安全的。于是斯卡蒂拿出这来源不明的信件。

“很高兴为您服务，期待下次再见。”无人机说道，接着就原路离开宿舍，消失在了阴云下的天空中。在这之后，斯卡蒂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一架“圣骏堡军工”的“帝国炮火中枢-改”无人机。

还是把目光放回现在吧。斯卡蒂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带着她为数不多的行李换了间窗户完好的空宿舍，才坐下来拆信。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两件东西：一枚发卡，一张信纸。

发夹是手心大小，夹子上有一只卡通化的虎鲸做装饰，动作定格在跃出水面的瞬间，看着给人以欢快与活泼的感觉。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只虎鲸是红色的。不同于司空见惯的血红，这种叫不上名的红色，看着让人感觉赏心悦目。

“真奇怪，哪里有红色的虎鲸？东国排水过了那么多年，也就白化虎鲸的出现

率增加了……”

她想着，又拿起了信纸。这封信是用某家公司的公文纸写成的，左上角有个模糊不清的三角形蓝色徽标，右上方还有留着填写日期和部门名称的空横线。再说字迹，这字迹离“书写工整”还存在有差距，不过从笔画间可以看出，写信的人似乎很努力地想把字写好；只是信件笔画中透露着迫切感，因此还可以看见连笔的地方。

最奇怪的还是信里那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包括企业徽标在内的多处图文模糊不清，像是被喷口坏了的墨水打印机所打印。而这些模糊不清之处都看不见笔的压痕，仿佛是滴了几滴墨水在上面。从上下文推测，这些模糊不清的内容都是人名和地名，这么做似乎是为了掩盖什么。

于是她开始读这封信：

致斯卡蒂：

这封信送到时，你应该已经接近此处任务的尾声，准备返回罗德岛了。不知任务是否顺利？你和大家有没有受伤？还有最重要的，这封信有没有迟到？

这封信预计是三月七日前送到的，三月七日是你的生辰，没能让你在■■■■上，而是在荒原或废墟里度过这一天着实是有些遗憾。



我去医疗部的时候碰到了清醒状态的■■■■，她还有点开玩笑因为这个责怪我呢。遗憾归遗憾，虽然此刻我并不在你身边，但是还是要在你这封信里祝你生辰快乐！

■■■■和■■■■也给你写了信，在我还没开始写的时候就交给信使了，不知她们用了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祝福？哦，■■■■还给你准备了一件蛮大的礼物，不过让信使带过去不方便，只能等你回来再交给你了。她做完这件大东西的时候才知道你出任务，看上去有些失落，不过不到一个小时，她又恢复了她的活泼样，不用担心。

另外，■■■■那枚的迟到的礼物做的终归是仓促了一点，这得还得向你道歉。在你生日之际，我又做了一枚新的，这一次我可谓是高度自信，因为我在一个月前就开始拿休息时间，在工坊里面磨了一个月。切割，塑形，喷漆这些手法也是“小有长进”，就算有瑕疵也不会有太多了，耶！当然也得谢谢■■■■有偿给我提供的■■■■医生的日常行踪，这可使我躲避检查的行动变得更加迅捷了，那一大笔■■■■币花的可谓是物超所值！

这次发夹的红色我可不



上名来，是按照你上次去海边度假买的“粉红胖头不明生物抱枕”的颜色调出来的——我看你似乎很喜欢，就仿制了一下。说起来，你似乎很喜欢这种形似鳞兽的生物，黑白相间的，看上去还挺可爱的。那是一种怎样的生物？回来以后可以和我讲讲吗？

发夹随信一起寄过去了，如果信迟到了也还请不要责怪信使先生，迟到的主要原因是我写信写迟了些……回来的路上顺风！大家都在■■■■上等你回来哦！

生辰快乐！

Dr.■■■■

■■■■年3月7日

斯卡蒂将信封和发夹一起放回了信封。她背起靠在残垣上的剑袋，从废墟里返回了蓝色营帐里。她嘴角翘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拉开几乎没装东西的行李袋，把这封信和另外几封信一起，放在包的最深处。最后她脱下外套塞进包中，一手解开发绳散开的头发，伸手熄灯后钻进了睡袋中。此时夜空晴朗，双月俯视着大地。皎洁的月光映在大地随处可见的巨大黑色晶簇，带起阵阵反光。

——这是这封信本该有的结局，如果没有那场天

灾卷走信使无人机的话。这小小的黑色飞行物本该消失在源石粉尘中，后去到了它本来不应存在的彼方世界。

身处岩棱滩的斯卡蒂无从得知这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但她还是因为这份不知何人赠予，不知从何而来的礼物而感到高兴。

“生辰……对哦，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居然把这个给忘了……”她自言自语道，此刻脑海中那些来自十余年前，早已模糊不清的片段和眼前的这副光景重叠在了一起，虽然境遇完全不同，但是那种氛围和情绪却是一致的。不论这是谁的恶作剧，或是某种新试行的商业宣传策略，都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

斯卡蒂拉上“被子”躺下，忽然又想起了那枚芯片上面的简谱。“那上面记着的，不就是阿戈尔的生日歌吗？”

在十余年灰暗无光的日子后，她再次哼起了这首带有几分亮色的歌。

生日快乐，斯卡蒂。

……

“嘿！这就睡着了？”劳伦缇娜在耳边的叫嚷把刚刚结束回忆的斯卡蒂拉回了现实，她回过神来，眼前是一个碗口大的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这是劳伦缇娜今天给一家蛋糕店做委托的报

酬——她提着蛋糕回家时很高兴，省下一笔钱的蛋糕店老板也一样。

“这次给你过的生日还蛮像样的。”歌蕾蒂娅喝了口饮料说，“三年前，我们把这条鲨鱼从六棱造鱼店捞上来的那回，我和她在一块，而你走散了。我们在路边炎国小贩手里买了两盏天灯，在底下挂着的牌子写了点祝福就放上了天。”

“哈！我也记得，当时我在上面画了点东西当祝福放了，随后就有公司和东国混混来追我们，不过没追上！”劳伦缇娜说着，切了一大块蛋糕放在自己的盘子里。不过她看看斯卡蒂，想想后又把她的盘子和斯卡蒂的空盘对调了过来。

“那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过生日的吗？”

“怎么样？”

“你先说说你在那个天灯上面画了什么，我再告诉你哦！”

“这个可不告诉你……”

“你们的打闹小心点，别弄到蛋糕，也别摔倒……小心，你们回来时，武器还没放进枪房……”

三个猎人的住所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生日快乐，斯卡蒂！■

（责任编辑：广英；

绘图：pixiv@lulu；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



【地点：龙门酒吧】

星熊：来一杯？

博士：好。

博士：你看起来在想陈sir？也是，她离开龙门挺时间长了。

星熊：哎？有那么明显吗？哈哈，我和她共事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来，干杯！

【一个小时后】

星熊：您还好吗？？博士？

博士：还行…（要挂了…忘了档案里说过她很能喝）

星熊：博士酒量也是不错。和您说，老陈喝酒一上头，脸也会很红的，哈哈哈！

（警督喝嗨了）

博士：（突然酒醒，一脸严肃）有图吗？

星熊：来，看！（打开手机收藏夹）

……



【地点：拉特兰甜品屋】

史尔特尔：你盯着我做什么？要来一杯吗？

博士：姑奶奶，你的冰淇淋要掉出来了……

史尔特尔：啊！

（捞住要掉出去的冰淇淋球）

博士：（内心偷笑中，表面不漏任何情绪，因为漏出来会被打）

史尔特尔：谢谢。

史尔特尔：拉特兰的甜品确实很好~

博士：有触发什么记忆吗？

史尔特尔：没有，虽然甜品很美味，天空很清澈，我也依旧想不起过往的记忆…

史尔特尔：不过呢，我现在过的不错，想不起来也不要紧，时间还很长，慢慢追寻吧…（给博士点了一份甜点）

博士：好，与罗德岛一起。

……

酒馆三篇

◎ 么哒

【地点：罗德岛甲板】

桃金娘：博士！早上好！(>w<)/

博士：早。（嗯？她手上拿着酒？还有零食？）

桃金娘：博士要来一杯吗？挺好喝的！

博士：不了，谢谢！（整个罗德岛就没有能喝过杜林族的……）

桃金娘：啊……

博士：你准备去哪里？

桃金娘：去找赫将军（喝酒）！还有……

博士：带着零食？

桃金娘：啊，这是精英干员们给我的。（叉腰ing）

【桃金娘很得年长干员的喜爱】

博士：哦哦哦，你还小，这糖太多了，我帮你分担点吧！

桃金娘：（哭哭，递出糖罐）

【博士拿出几颗糖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新零食放回罐子里】

桃金娘：！！！（星星眼）

桃金娘：谢谢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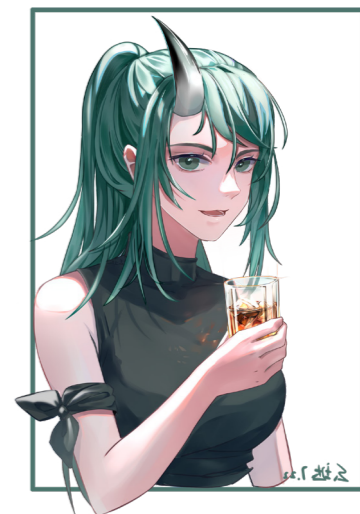
博士：记得分给其他人~（笑：-D）

桃金娘：好，我这去分给泡普卡和铃兰她们！

（瞪瞪的跑远了）

……

赫拉格：小桃呢？怎么还没来？



I.

当我纵目向前眺望时，只见许多人在一条大河的岸上

十二月的清晨，粘稠的浓雾团团笼罩着混凝土码头。灰白色水汽从寒冷的海上来，收殓了水平线处群岛寸草不生的黑色骨骼。

冬之夜

◎ 剪秋罗

船老大一身藏青色的海军外套，背着手横跨在跳板上。从雾中看去，他的身影漂浮在半空，成了冰海传说里的游魂。

渡轮从温暖的叙拉古出发，穿过维多利亚的海湾，直到北方的孤岛。体量不大的客舱分为两层，格局更像运河里常见的那类观光船。连排座位里东倒西歪地散落着三个疲惫的阿弗尔人。他们裹着厚实的围巾和南国阳光长养出的棉绒，有节奏地轻轻打着鼾。

「电视说今年有喷发危险。飞机老早就停了，只有老按我在开喽，」船老大把我的箱子提上行李架，眯着眼上下打量我，「我



猜猜……嗯，去探险的？不像傻鸣鸣的实况主，你没拎无人机，去搞什么昂拍。」

故亚眠第四舰队——这个留着勋章的高卢汉子比我想象的健谈。

「呵昂、航拍。」他好像意识到什么，鼻腔拿调起来，「啊，别介，我只想找个人聊聊。」

「是去考察，」我挺胸抬头，摆出一幅自信的微笑，「我是一名火山学者。」

这是谎话。罗伦伯格让不让我毕业还得另说，我却在这里妄称学者。

「果然。要我说，伦蒂尼姆也不是什么袄地方，比起咱南方可差远了，」他蓬松的棕色胡子揉成一个和蔼而狡黠的弧形，「但是啊，去哪都比北霭强。老按我捱是劝你一句，水我无情啊，千万注意安全。」

「你上去休息一伟儿，下午到港我叫你们。」他指指角落里的楼梯，「可惜了一路的袄景色！你知道的，什么德芙的青色悬崖——呵！我捱会唱那首歌哩。可惜雾太大，全看着不着啦。」

我是被雷声惊醒的。借着小夜灯，能看到挂钟指向下午四点。窗外过早降临的夜色里，乌黑的海水和陆地正痛苦地喘息着，动摇了蛋壳般脆弱的扁舟。我就从这平静得吓人的、充满暖黄色灯光的壳中向外望去，只见到甲板上船老大的影子。那个军人的后背在灯光下直挺挺的，傲然独立于层层云霭下大海幽暗的背景板。

雷声。在地母的梦境深处，凶神们焦躁地撞击大地的门，急不可耐地要撕碎她的子宫，血肉模糊地冲出来、把世界搅个天翻地覆。连那从黑云深处浮现的岛影也像是猛然扑向船头的畸形兽物，叫人几乎要惊叫出声。看它的利爪——怪石嶙峋的堤岸飞快地向船艏袭来，而船老大轻巧地扭过船头，勒住了这匹海中野马。

沉睡的南国行商们终于醒转过来，骂骂咧咧地掬起行李，到舱门前头排起了队。抬

头看去，孤岛匍匐的脊背遮断了整片天空。而在天空的最深处、被青白色闪电缠绕着的东西，不是乌云，正是那座缓缓苏醒、伸着懒腰展现它无限潜力的火山。拉特兰古书中，它是地狱的入口，向罪人头上喷涌永不熄灭的硫磺和烈焰。这么说，船老大就是冥河的艄公，码头也成为永劫的起点了。

卡戎沉默地站着，目送乘客们离开。雷声仍在回荡。然而空气维持着不祥的停滞，只有斩波块间的海水暗涌着，泛起航标灯红色的光线。

红光闪烁，照出了码头上一辆苔原车笨重的影子。车窗里，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正探出身子，朝我招手。伊芙琳教授来接我了。

II.

你最好跟着我，让我做你的向导

Walk down to the water

Stare out across the blue

Look to where our love was stolen

I will take my leave of you.

苔原车行驶在漆黑的小道上，涛声和山鸣拍打着窗户。一条金毛猎犬把脑袋搭在我肩上，湿乎乎的鼻尖贴着我的脖子。车里开足了暖气，卡带机的声音却冷得刺骨，我不自觉抱紧了它毛茸茸的脊背。狗儿发出舒适的哼唧声。

「你就是罗尼送来的学生——巴蒂，别去闹她，」她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灰白的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髻。「自己上过火山吗？」

三年级时，我到过萨米北部的沃甘戴尔。那与其说是考察，更像是场悠闲的旅行。山石已经垮塌了上千年，雨水灌满破火山口，将死荫之地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湖泊。地底奔涌的矿物给一泓清水染上了迷幻的彩色。行走在火山锥上，我幻想着北方的英雄故事，不时停下脚步收集岩石样本，好完成一篇关



于火山生态的短文。因为火道内的矿物活动，那几天的夜光尤其强，穿透了旅馆的纱帘，整个房间里都飘浮着热泉梦幻般的影子。

「诺契奥格尼。我在给您的简历上——」
「在萨米的国家公园。是个度假村，」她笑笑，「看到夜光云了？」

「『精灵的圆舞』，我终生难忘。正因为选择了火山学，我才能目睹那种奇景。」

「这是哪学来的套话？」她嗤笑起来，「我总以为，伦蒂尼姆的青年学者没有考察经验是很丢脸的。巴蒂，别舔！」

车停在一座小屋前，大狗抬起脑袋，挤到了我和车门中间。她拉起手刹，转身露出了笑容，「这里就是你的起点。」

「别误会，我乐于指导你。」声音在厨房里响起，墙壁上的雪松木让她听上去瓮声瓮气的，「我看了你的计划，你对西风站的D32传感器感兴趣。这几天把数据采集好，文章的事情，我们邮件联系。」

「听得清我说话吗？」她在桌上放下两杯咖啡，低头看向我。

我疑惑地点头。

「很好，」她拉开堂前的帘幕。那后面并非窗户，而是一块白板，「网络会议的后遗症。我不喜欢那些电子产品，老搞得话筒没声。这种火山岛的信号，简直一塌糊涂。」

「介绍一下所里的设施，」她开始勾勒西风岛的地图，「我们的观测站是监视艾雅菲亚德的第一前哨。在火山锥西南角，是我们的坑道；光谱仪，就在这间屋子顶上；外面那辆极地车，可以做卫星中继。告诉我这些设备是做什么的，准博士？」

「地震监测、气体分析、大地测量。」

「还不错。罗尼没有带出个蠢货。」她点点头，「不过，上山需要的是谨慎，研究需要的是诚实。艾雅最近活动非常剧烈，安全是头等大事。」

「罗尼在搞瑙曼喷发的流体分析，你需要火道里的传感网送你毕业。我理解你的焦急，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岛可不太聪明。」她玩味地直勾勾盯着我，好像要生生把我的心思挖出来。「好好跟着我，小心别丢了性命。」

「明白了。」我避开她的目光。

「非常好。」她站起来，示意我上楼。「很晚了，今天先休息吧。」

楼梯上嵌有彩色的按摩石，有些扎脚。二楼的卧室门半掩着，可以看到里面的书架和整洁的碎花床单。写字台摆在窗前，月光从蕾丝窗帘间投下郁金香形花样的疏影。这番温馨的布置让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没有误入什么固执老太太的水泥堡垒。

「啊不，不是客房。我们要保持工作状态，」她拍拍我的后背，打开另一侧的门，「你不介意的话，我们睡这间屋。」

「是。」我望望里面的两张钢架床，哑然失笑。

III.

现在我们就从这里下去，进入幽冥世界吧。

「萨米人挖的矿坑。源岩公司不做了，我们算是鸠占鹊巢。」伊芙琳拉下电闸，冰蓝色的灯管尖叫起来，一路亮到幽深的隧洞底部，照出了脚下铿锵作响的铁轨。几只大蜘蛛策动它们的长腿，慌忙躲进阴暗的角落里，「你看村里的老人，不少都在矿上干过。靠山吃山，西风岛人和萨米人，他们巴不得每天喷发，才顾不得什么辐射。」

四下里丢弃着矿车和镐头，我们顺着清空的轨道向里走。空气越来越冷，地热能并没有福泽这个混凝土洞窟。身后的天光缩成了小小的亮点，只有前方的荧光灯和一束耀眼的绿光，那是一个指纹锁。

伊芙琳伸手打开厚重的铁门，里面是一



个整洁的小房间，桌上摆着四五台显示器，旁边有几块磁盘摞在一起。「监控室在这，我们两班倒。换班的时候，把传感数据备份到磁盘里。这里的通信没有那么方便。」

「那我值晚班。」

「行。还有劲的话，让巴蒂带你去镇上转转。我就恕不奉陪了。」

早晨换班时，她发现通信线路被剪断了。截面干净利落，不像野兽和岩石的杰作。提着断裂的线缆，她绕过冒着硫磺的矿场，穿过街道走向观测站，无视路旁冷眼相看的西风岛人。

「弗朗索瓦告诉过我，这些人也要生计，」阿黛尔坐在写字台前，玻璃上的破洞漏风，吹起了印花窗帘，「岛民喜欢这座火山。北海上百业萧条，矿场是镇子的命脉。我们要阻止艾雅喷发，在他们看来是断人活路。」

「伊芙，上面写了什么吗？」她对着房间另一头的空气说。

滚你妈的蛋，土匪配婊子。她攥着那块锋利的礁石，还有上面绑的纸条。这绝不是学童的恶作剧。她的监护人是哥伦比亚人、是莱茵人，这么说也就罢了。相比之下，后面的字眼实在不堪入目。

「说『鼻涕虫艾达生日快乐』，」她感到喉咙干涩，「我看是什么孩子王弄错了屋子，太欠教训。」

阿黛尔转过头，这一回正对着她。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伊芙。艾雅的情况怎么样？」

「昨晚的地震震塌了东北方的火道，把它堵死了。主火道岩浆还在上升，光谱仪观测到熔岩穹顶内释出二氧化硫。」

「不久又会喷发吧。」

「看波形的话，岩浆上升比气体快，预计贯入量不小。山麓的民众需要疏散。」

「放射性呢？」

「不清楚。仪器还没……带上火山口。坑道现在不能用，矿业协会的人把路堵住了。」

其实盖革表被人抢走了。不过没关系，她马上去找镇上的胖警察，叫他帮忙把仪器讨回来。明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IV.

我第一个进去，你第二个。

公元七十九年，盖乌斯·普林尼挥动结实的胳膊，让米赛诺的水手升起风帆。站在雄伟的长舟上，他望向海平面上伟大帝国的边界，维苏威的烟尘正随风轻举，像株挺拔的雪松。直到塔西乌斯家的童仆冲上阳台，这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在他的官邸里，葡萄的缠藤间，老妻在张罗早餐，儿子则埋头书本，强记着营造和耕种的知识。求救信来自塔西乌斯绝望的妻子。喷发阻断了逃生之路，他们只能求助舰队，好从水上离开岌岌可危的城郭。

普林尼安顿好来使，健步向港口走去。尘埃变成了一只虎视眈眈的巨兽，爬过皎白的大理石城垣，向他和身后的青年露出尖牙利爪。男孩把书本夹在腋下，紧跟着以身冒险的父亲。

「我要一起去。」

「为什么？」

「火山的原理，您没有写在《自然史》里。」
「这不是科学探险，年轻人。公民的生命危在旦夕。」一个百夫长向他敬礼，拦下了男孩。码头上，士兵们正吆喝着，把奴隶们赶到摇橹的位置。「完成你的写作功课。万一出了状况，你得把历史记录下来。我作为舰队司令向你下令，」

起初，轮值显得平淡无聊。艾雅法拉就在隧道顶部轰鸣，但传感器显示一切可控。



毕竟是火山地带，哪怕在岁月静好的沃甘黛尔，这种地震也不鲜见：地震让岩层龟裂，带来无伤大雅的小规模喷发，释放岩浆室危险的压力。在示波器上，大地会被岩浆抬高，又随着小喷发落下，划出美丽的锯齿波。

我心如止水地等待示数回落，一直等到清晨五点，我离开寒气刺骨的坑道，开车回去和伊芙琳换班。一路上只有废弃的矿场，寸草不生的冰川，还有被火山灰埋葬的遗迹。上一次喷发的火山灰遇上大雨，把山脚的聚落整个浇筑进了水泥里，地面上只留下谷仓和教堂的尖顶。

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只奇怪的黑羊。它们的毛发蓬松，在死寂的遗址上蹦蹦跳跳。西风岛人不事畜牧，兴许是从高卢货郎那逃出来的野羊。问伊芙琳时，她只是催我休息。

「你还得记好安全守则。有些气体会让你产生幻觉。」

到了第四天，情况变得有些不妙。西风岛的地下，炽热的熔岩还在昼夜不停地贯入岩浆室，传感网的数据令人坐立难安。由于长期不见泄压，地壳已经抬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地面在迅速朝火山锥倾斜，像个即将爆裂的气球。

「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没建起岩体模型，准博士。我得向你道歉。这个系统只基于历史数据，所以没有报警。」伊芙琳旁若无人地换掉睡衣，抓过速溶咖啡一饮而尽，「D32压力计和流量计怎么样了？还有岩层应力。就论文来说，你更需要这些新家伙的数据。」

「尚在正常范围，但是快了。」

「你先抓紧睡觉，今天换班之后交换意见。」她疾步走下楼梯，「不要惊慌，记得检查防毒面具。」

V.

贝缇丽彩呀…比沧溟还汹涌的大水上，

死亡正在侵袭他。

「听得清我说话吗？」

阿黛尔病得很重。西风岛的早晨此刻暗如午夜，遥遥望去，艾雅法拉的烟气直上云霄，又在寒冷的高天四散开来。一根翻滚升腾的罗马柱，撑起了遮天蔽日的乌云。悄无声息地，薄薄的灰烬从尘埃的穹窿落下，染污了树木、车辆、山坳里贫家积雪的屋顶。

「阿黛？听得见吗？」

她的手指很凉。秋天的礁石上，她捧起一条章鱼，看它小心翼翼地收起灰白的触须，模仿着沃甘黛尔荒凉的海。远处坍塌的破火山山上，血红色的闪电在云端起舞。火山锥在一次喷发中坍塌，放射性的源岩浆液从地底升起，招引天雷。喷发早在古人类的时代，她站在讲坛上说。后来，这些听众将其命名为瑙曼喷发，其标志是剧烈的源岩活动。投影仪打在她脸上，郁金香纹样的面纱随梦中人的呼吸起伏，章鱼安静地爬过了她的嘴唇。在那里，黑色的颗粒刺破面纱下平静的水面，把她带回西风岛乱石嶙峋的山丘。

「我醒了，伊芙。我感觉好多了。」阿黛尔转过身，对她虚弱地笑了笑。章鱼的腕足轻轻收紧，缠住了她的手腕。「真是抱歉，我没能帮上忙。」

「你不能再去了，医生说必须控制放射剂量。」她努力提高声量，「我们搭下一班船走，送你去维多利亚的医院。他们有新的实验性疗法。」

沉默。

「你的衬衫很好看，是条纹的吧，」章鱼又舒展开身子，勾住她的衣褶，「艾雅怎么样了？」

她深吸一口气，「喷烟已经开始了。火山灰到处都是，出去就得戴面具。矿场的人做了拒马，阿黛，我上不了山，数据也拿不回来。盖革表示数很高，他们还以为要发大财呢。」

「你认为呢？」

「高度计没有多少变化，岩浆供给很充足。会有高放熔岩流，还不算火山灰。」

「预计时间呢，压力计还没放吗？」

「没有。车子过不去，我把箱子放车上。」章鱼在她的头发里游来游去，好像那是潮湿的海草。

「你好几天没合眼了，我能看见黑眼圈。」触须拂过她的脸，话音像黄昏的海浪，「去休息吧。我哪儿都不会去。」

VI.

滴——

滴——

座位冰冷而坚硬，蜂鸣器的叫声回荡在走廊深处。伊芙琳看到自己的身体蜷曲着，额头枕在膝盖上。环顾四周，一切都像隔着深水。被长久压迫的眼球扭曲了光线。

滴——

水中没有灰尘，她仍然呼吸着空气。顽强的籽种顶开了瓷砖，丛生的灌木围着天窗的光线蔓生，挡住了她的路。她分开灌木从走出房间，碎落的玻璃在脚底噼啪作响。

我从纸盒的破洞里俯瞰过去，看着伊芙琳向前走。她比现在年轻得多，也瘦小得多。拨开小手帕做的幛子，她迎面撞上了走廊里的锡兵。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挡住了去路。

「奥利维亚？」

那人不说话，只是张开双臂，动作凝固在半空。只是座蜡像，伊芙琳自言自语，走到面容模糊的黎博利静止的虚怀中。于是她的脸开始融化，手掌滴落在伊芙琳的后背上，双眼的蜡液流淌出一副含泪的笑容。对了，这是帕尔维斯纪念医院，她接受了成功的解耦治疗。黝黑的石子刺破了瓷砖地上的烛泪，她循着这锋利的盲道迈入走廊的黑暗中。



伊芙琳钻出纸箱，不见了踪影。屋里没有开灯，我从窥孔抬起头，勉强认出了空空的客房。此刻写字台上满是灰尘，卧室的铁架床取代了柔软的席梦思，旁边挂着寒光闪闪的点滴架。刺鼻的消毒水气味淹没了我的大脑。

门外传来硬底鞋的哒哒声，有人正顺着凹凸的按摩石摸黑往上走。脚步声短促又焦急，我屏住呼吸，蹲进病床的阴影里。那人走进卧室，开始呼喊。

「阿黛尔？」

脚步声在靠近，一把钥匙插进了锁眼。梦境旋转起来，我的身体慢慢变轻，向床前伊芙琳严肃的脸升去。

醒来时，她发现床铺是空的。

「巴蒂，她去哪儿了？巴蒂？」

房子里没有回应。阿黛尔带着导盲犬出去了。她的军用手电照不穿几步远，周围不见人影，苔原车也空空荡荡。后座里的仪器不见了。

在车边的火山灰里，她看到了一串奇异的脚印。分开两瓣，像个饱满的核桃——是某种羊的。北海上有各种骇人的传说，包括化身动物的魔鬼。她摇了摇头，驱散这荒诞的想法，重新将手电指向茫茫的烟雾。

烟雾蠕动着向她涌来，巴蒂呜呜哀叫着躲到她身后。她揉了揉眼睛，确定那不是防毒面具的水汽。一大群漆黑的绵羊围在她身边，羊毛热烘烘的，包裹了她的小腿。

恐惧之后，她感到莫名的宁静。她看向羊群，谵妄似的请求。

「带我找到她。」

于是羊群动了起来，用微弱的合力推挤她。她像是乘上了温热的云朵，跟着向火山走去。



VII.

我们沉默，孤独，没有伴侣

黄昏时分，五十五岁的普林尼躺在斯塔比亚城的浴池里，望向天花板上的马赛克画。一具空洞的骷髅向他举起金杯，杯中是那不勒斯的贝壳镶嵌的葡萄美酒。「人总是要死的」，那上面写道。布衣和敝帚挂在骷髅右边，华服和美玉挂在左边。一切都会化作尘土。

尘土——门外，雪白的灰烬已高高堆起，眼看就要没过膝盖。留在城镇的人们纷纷走上街道，在灼热的灰烬里蹒跚着，走向海岸。将领故作轻松的沐浴没能安慰他们。普林尼擦干身体，让仆从披上外套，他们的脸庞上映照着维苏威的闪电，更显得忧心忡忡。

「主人，您必须走了。船就在港口等您。」

「不用了，不能把公民丢下等死，」他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勇气，不假思索地回答，「挨家挨户地敲门，把他们送去海边。」

这样就好。仆人们应声奔向城内。烟尘和火光中，故园的葡萄架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告诉我你的结论，准博士。」

「卫星信号微弱。但综合火道压力、地面抬升和放气光谱，喷发近在眼前，」我感到异样的兴奋冲击着喉管，把连贯的语言打成了火山灰，「考虑到岩浆成分，需要疏散居民以防毒气灾害。」

「地震仪呢？」

「传感器记录了不可感的高频地震，岩浆正在上升，和旧火道发生摩擦。」她的目光炯炯，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变高，「气泡上浮的波形显著，我们认为减压泄出的气体在对穹窿加压，D32 压力计非常有用，观测到的异常压力波证实了假设。」

「类型？」

「普林尼伴瑙曼，比上次大喷发猛烈的多。大量活性源岩呈尘埃状喷出，火碎物会

掩埋整个西风岛。」

「你准备好负起责任了吗？」

我点头。

「好。」她打开门，大步流星地走向车子，「先打电话给开轮渡的弗朗索瓦，让他调船来。再去叫镇上的警察，他们会帮助你疏散平民。」

「您去哪？」

「回收设备。我回来前，把数据整理成报告，准备呈报伦蒂尼姆。我和你一起署名。」

VIII.

我们一会儿都不想休息，就向上攀登

「群星并不像世人所说的那样，和地上的人们有着神秘的感应。」公元七十九年夏末，小普林尼在莎草纸上写道，「我们认为科学的本性是永恒的、客观的。不过星星和我们的世界关联密切，对大地影响深远，这倒是毋庸置疑。」

罗马舰队的指挥官摇摇欲坠地站在海滩上，等待着第一批船只返回。空气中充满了炽热的灰烬，烧灼着他的气管和年老难任的心脏。迷蒙中，他遥想着北方的七丘之城，还有那座洁白的拉奥孔雕像——攻破耶路撒冷后，他面见提图斯皇帝时颂扬的罗德岛人杰作。海蛇缠死了智者和他的孩子，此刻多像个残酷的预言！两个强壮的奴隶扶着他，不让他倒下。远处，水手纷纷从乌鸦战舰上放下小舟，疏散海滩上的男女老少。斯塔比亚得救了，这便是好的；群星自顾自待在它们的正位，这便是对的。

「又比如，谈论神明时，有人说只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也有西西里的哲人说真神应当有两位，」他继续写，芦管沙沙作响，勾破了植物纤维，「这是由于人有善恶之分，也将愿望诉诸不同的偶像。」

狂奔，跌倒，然后狂奔。防毒面具压住了她的呼吸。苔原和冰川被尘埃和烟雾严严实实地笼罩着，海岸的方向人声嘈杂，岛民正向那里聚集，希望海风能带来些新鲜空气。浓雾里的黑羊满山遍野，柔软的绵毛攒动，灰烬如暴风雪般落下，却压根不能沾染它们。路上，逃难的汽车残骸正在矿业协会的拒马上燃烧。就着火光，她认出了山脚教堂的尖顶，这群神秘的动物形成漩涡，把她带离公路，带向火山。

「老人求助长寿之神，青年崇拜强健之神；病人向瘟疫神乞怜，饿汉向丰饶神呼救。所有的神祇，所有对星辰的崇拜，都来源于它们对人的『责任』。谁能否认星座对大地的影响？可相信万物的运行都围绕世人，那就太可笑了。」

「阿黛？阿黛尔！」

回应她的是浓烟深处的犬吠。她离火山口如此之近，即便在面具的保护下也能闻到刺鼻的硫磺味。羊群无声地消隐在黑暗中，好像只是毒气熏出的幻觉。手电光照亮了一串火山灰里的脚印。足迹指向山脚，说明阿黛尔在喷发时下撤了。

山岩划破了手掌。毒气贴着山脊下沉，她按紧了面具，努力走向巉岩上模糊的黄色影子。足迹尽头，D32 压力计的箱子完好无损地躺着。当然了，那个伦蒂尼姆的工程师喜形于色，这是大地上最坚固的材料，连熔岩也无法摧毁它。

她背起仪器。不少岩浆没有被气体打碎，径直从火山口喷溅了出来，火光将烟雾染成了诡异的粉色。整个熔岩穹顶都在火道上升，山坡疯狂地颤抖，她只能四肢着地勉强稳住身体，像只绝望的野兽在灰烬里爬行。

巴蒂大声吠叫，而她很快便听不见了。熔岩穹破碎的爆炸让她耳聋，冲击波把她打

倒在地。冲破桎梏的火山灰裹挟着熔岩，猛然点着了整片天空。

她跌坐在山坡上，呆望着这幅寂静的末日图景。云天上翻滚着苍白的闪电，世界像燃烧的方舟，缓缓下沉到层云中，落入伏尔甘永劫的锅底。而在高高的悬岩上，西风岛最后一只黑羊静卧着，对万事冷眼旁观。

「显赫者富有耀眼的恒星，低微者自珍暗淡的光点；逝去时将星陨落，诞生时点亮新辰——没有这回事。因为天穹上的事物当归于自然法则，不与凡夫同悲，不和俗物同朽。我的父亲为了科学和友谊献身，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滚烫的雪。乌黑的雨。岛民们把铺盖顶在头上，希望能防住碎屑和石块。港湾里停满了从亚眠来的渡船，明亮的航标灯将烟雾拦腰斩断。船老大挎着一把猎枪，在码头上维持撤离的秩序。

「你永远可以信任战友，」他指向驰援的船只，语带自豪，「洼说，伊芙琳去哪儿了？哦，那是她的袄我计。」

巴蒂金黄色的身影从码头那边跑来，在尘埃里留下一串梅花印。浓烟还在翻卷，目力所及处，只有熔岩和雷电一同明灭。

我屏住呼吸。我等待着。

「两天之后，人们在海滩发现了她，他神情安详，更像是睡着了。我和母亲在米赛诺的家中得知了噩耗。」他卷起草纸，递给一旁的邮差，缓步出门。吊唁的公民们站在街边，向他鞠躬致意。「不过，这不是您关切的纪实问题。我深知家书和青史不同，寒暄和布告有别。请容我在此搁笔。」

「匆匆草笺，不尽其言。」

（责任编辑：黑子；绘图：Relvr）



*Welcome
to
Summer!*



Artist: LOFTER@D·鹊十有趣



Artist: LOFTER@子子子狼



Artist: LOFTER@神基



Artist: LOFTER@进基的少年



Arknights
SUMMER

Artist: LOFTER@NACHT
weibo@Schatten07



Artist: LOFTER@祁諾



Artist: bilibili@Sybiil_希



— S U M M E R —

Artist: bilibili@lilyFox



Artist: bilibili@早饭饭饭饭



Artist: LOFTER@长太帅了不是哥的错





狮

◎ 香江湘调

我的猫死在一个冬雨淅沥的清晨。我把它埋在山丘上，竖了一个木十字架。它左边埋着的痲病鬼在踢了它一脚后死去，死前哀叹着“看见黑猫真是不幸”，而同样被碾碎的那条生命他早已忘记。

在它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被胆怯的轻雾笼罩，屡屡想去复仇却又不敢离它分毫。我肯定这惧怕并不来源于死亡，因在自小收留我的诊所里，永远有人在与那双漆黑的脚捉着迷藏。有时我看见它走进病房，旋即听到许多人哭喊，他们流泪的双眼像两扇晶莹的大门渴望着死者的灵魂，而那缕轻雾却永远会跟上那黑色的双脚。这没关系的，我曾笑着对一个失掉孩子的女人说，他只是去山丘上玩下一场捉迷藏。我以为我能安慰她，可我收获的只是她丈夫的一记耳光，连着“多嘴的魔族佬”之类的称号。

后来我捡到了那只黑猫，并常常看见他徘徊在将死之人的屋旁。人们说它的

尿是死神的记号，痲病鬼踢死它时他们都松了口气，而我为它洗过六个月的砂盆，坚信那黑色的脚印不会被孩子的双手抹掉。我背着他们扎人的眼光抱起黑猫，诊所的医生却说这里没有给它的药。我想他在说谎，可痲病鬼的咳嗽声却让我躲到一旁。他央求一针药剂，而医生瞟一眼我和我的黑猫，说：

“我救不了你，就像我救不了那只猫。”

那一刻我的肺叶是两片鲜嫩的薄荷。痲病鬼要查药柜，而医生任他检查，并说药剂在两天前已被一伙伤兵掳走。痲病鬼骂骂咧咧地出了门，而我以崇拜的眼神望向医生，而他说：

“别那样看我。这里一点药也没了。”

我愣住了，随后一把铲子塞进我手心，他蹲下身来抚摸我的头：

“我放弃了一个病人，孩子。”

“是在为猫咪出气吧？别骗我，快救救它。”

“不，我什么药也没有，

我只能放弃。孩子，这不是出气也不是复仇，无论有什么借口，人都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他垂首看着奄奄一息的猫，随后起身让我好好陪它最后一程。我就这样来到这个铅色的清晨，看见我的猫儿踱着黑色的步伐向着雾中走去。医生说我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我便说，在十四岁那年，我亲手埋葬了我唯一的好朋友。再明白一些，这座村庄里唯一会对我好的只有医生了。意识到这一切后我大声地哭，镇上人常说，魔族佬的哭声不吉利，可我觉得那帮人的眼里只有猫尿，便哭得愈发肆无忌惮。

泪眼里我望见一双黑色的脚，它厚重、阔大，如一对钢杵。那个游荡于诊所中的幽魂走出阴影，我呆呆仰头，大角的阴影就落到了脸上。过去它撞穿无数人的身躯，未来又将撕碎这片深青的密林，但此刻它只是温柔地俯下，向我探问前方村庄的名字。我回答，不假思索，十五年后的军事法庭上，当法官问起我的背叛从何时开始，我的记忆便滑进这片山坡，词句脱口而出，柔顺如那天滑下花瓣的冬雨：

“从我的猫死去的那天。”

在那个有着大角的人来



之前，我不知道有个国家叫乌萨斯；在他来之后，我也忘了有个地方叫卡西米尔。他的队伍像一队乌鸦经过村庄，只从吓坏的屠户那儿叼走些许牛羊，再于没有药品的诊所里带走了医生。如果我的猫儿还在，或许我会继续守在它的水盆边，看它的小红舌尖梳着水面。然而它走进薄雾，薄雾里那支队伍走出，披着黑色甲冑的男人们浸着死亡的忧郁，这气质比那领头人的大角更使我感到他们与我是同族。我跟上队伍，像从前我的猫跟着我，他们要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可与我亲近过的人们都在这里，我想它便是我的故乡。

日暮时分队伍扎了营，医生拉着我到橡树从边，质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回答说，知道，我找了一处舒服的地方，像那天的猫儿睡在小花坛。他压低声音，说我在找死。我不知他为何那般慌乱。我说，留在那个村庄，我也迟早要因为撒尿而被踢死。

我的逆反使这个向来温柔的男人生了气，他要训斥我，然而阵风吹乱他的气息，摇乱的树影里一个战士铁似地立着。他要医生到大帐。那儿有一点黄豆似的油灯，四张行军床的边缘淌着黑糊糊的东西，像磨到一半的墨块那样难闻。大角男人立在

阴影里，他注视着医生检查过四人的伤势，红眼里闪着忧郁的微光。

“有救么？”

“你们的药品只够救一位。”

“那救他。”

医生接过手术包的那一刻，大角男人拿来油灯为他照亮，后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就这样一动不动，营帐里只有柳叶刀切开皮肉的声音。其余三位伤员的沉寂使我惊惧，他们不躲不藏，不妄图以哀嚎将命运吓跑。他们望着大角男人，似乎坚信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哪怕嘴角烧断的筋肉已撑不起一句遗言。那夜我就着松油篝火的噼啪声入睡，浓重的夜露浸满身上的梅花鹿皮。它在梦中咬住我的每寸肌骨，白雾弥漫的林间我轻轻踱步，时时舐过的树皮上的苔藓。忽然间枝叶碎地，一声狮吼，露珠纷落如雨。我吓得四蹄飞奔，于山崖下回望，见一只雄狮昂首，黧黑的脊梁似与夜铸在一起。它瞟我一眼，转面向远方的树林低吼。大地顿成一张兽皮鼓面，迭起的林涛中我畏惧地垂首，余光瞥见它那阔大的黑色脚掌，并隐约领悟它便是这片土地上行走的死亡。

这时玻璃的破碎声刺破我的梦境，我起身，一支弩箭就擦着头皮飞过。我一下

子明白医生口中“找死”的意义，翻身一滚，在草丛中埋起头来。呐喊与兵击声交叠一处，我蜷缩着，直到一枚燃烧弹飞到身后。被热浪扔出草丛的一刻，我瞥见大角男人抡起长矛，几个人就像气球般飞上树梢。那漆黑的脚步震动着大地，粉红色的气球破片碎落一地，我没有战士们的勇敢，于是哀嚎，恸哭，当黎明迈着艰涩的脚步走过树林，我的喉舌已和晨风一般枯焦。

战士们挖完坑，烧完人，平完土，我才从呆滞中醒来，并想到该去找医生。那时他正与大角男人谈着话，脚边开着一朵血色的花，花下是一只新褪的乳胶手套：

“卡西米尔人死了多少？”

“一坑。”

“一坑是多少？”

“两枚二级勋章。”

“我是问你杀了我们多少人。”

“‘你们’是谁？”

大角男人用枪尖指向一处土丘：

“你说他们和你一起，那卡西米尔人就都应与我们为敌，可我不记得你镇上的人们阻拦过我们。”

“我们的老医生，一个日日咳得要死还坚持每天十根烟的老头，就死在他们的松油燃烧弹下，而那时他正

为你们的妇女接生。我们找到他时他已成焦炭，最好的刀也分不开他与他怀中的孩子。这就是你们的军队，一群贵族与领主的恶犬。”

医生沉默许久，说：

“那你们还是侵略者。”

“那是你以为。”

大角男人注意到双唇干裂的我，就要摸酒瓶，又转用枪尖挑起行军壶送过来。那枪尖攀着血锈，我颤巍巍拧开瓶盖，里面盛着的却是一汪清水。就要喝时医生牵住我的手快步离开，并听到身后大角男人的冷笑：

“谴责我们吧，去吧，你自己坚信的总高于其他。”

医生带我来到溪边，凝望着残红的水流，他忽然转向我，语调悲凉：

“孩子，他们说的话，一个字也别信。我们的国家是不好，可这些人？我从没见过，一副棋盘上的黑子能解放白子。”

“可你救过他们的命。”

“因为我是医生。”

“可他们是‘侵略者’。”

“‘侵略者’也是人呀。”

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而我歪歪头，问道：

“那你救的是人还是‘侵略者’呢？”

他的身体颤动一下，忽然回身打飞了我手中的水瓶。那一下声响很闷，他捂着嘴，双眼像蒙了层薄雾，

整个神情说不出的苦。我还有好多问题，可他喃喃着说，别问了，别问了，踉跄着跌坐在溪上。我拭掉脸上暗红色的水珠，发现那个被打飞的水瓶正顺着水流漂回来。我想去捡，又被他颓唐的眼光束手。放弃痲病鬼的那个清晨，他也未露出那样的目光，可这时他便这样看着我，在溪边，静静的，水壶漂过他身边，漂过一处石缝，漂成血河里一滴清亮的句点。

晌午天气大好。队伍翻过山头，便看到一条银带般的河流于溪谷间闪着光。战士们的神情都显出欢喜，而在大角男人宣布就地休整前，没有一个人欢呼着滚下冬雨后湿软的泥土。医生，大角男人和我在林间坐下，河岸边，人们忙活，快活，活似一群春日的莺鸟，而大角男人深吸一口气，感慨卡西米尔的冬天总是如此温顺。医生低下头去，而我朦胧地意识到，他那双黑色的双脚已不止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问他，这队伍要去哪，而他只说：

“胜利。”

不远处飘起一道血花。一头肉兽的喉咙插着投枪，它追逐着战士，茫然而愤怒。它的角最终撞在树上，战士们哈哈大笑，并嬉闹着将那



投枪来回穿插直到头垂下。目睹了这一切的医生面上几无血色，整个中午他没吃过一口饭，而我却以为这是我吃过最香的兽肉炖土豆。这次他并未打翻我的碗，只是摸着我的头，目光无限悲戚。他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们算不算叛国？”

“吃饭就是叛国嘛？”

“吃谁的饭，这很重要。”

“从前我吃你的饭。你是卡西米尔人，那我也是卡西米尔人嘛？”

医生愣住，随即肯定。我不解，又问：

“那粮食都是地里长的。我和他们都是地养大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分什么什么人呢？”

这次医生完全沉默，而我继续狼吞虎咽，让肉汤土豆填满我对这支队伍的忠诚。我不在意国界，不在意敌我，我相信我的肚皮能包容下烫人的仇恨，除它之外，我唯一在意的或许就是医生，从前还有黑猫。然而它黑足轻柔的潜行已被一段段坚实的行军取代，在战斗与休眠的缝隙间我亦插不进留给猫儿的念想，就连梦中，我也只看见那只铁铸的雄狮，并在清醒后一点点确信那便是长角男人的化身，唯一的不同是它长满死亡的黑鬃。

我就这样与这支漆黑的



狮群相伴，在长角男人——或者该说是博卓卡斯替长官——的指挥下帮助清扫着战场。我不会用刀，更不会杀人，所幸我还能吃苦，便从尸堆与粪坑中捧出了让指挥官留我在这儿的理由。然而这理由也不过我的一厢情愿，让队伍真正接纳我的该是医生。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深深吸引着这些文化贫瘠的战士，仅三个星期后博卓卡斯替就愿将老医生的口琴托

予他，从此深夜的篝火随音符跳动，战士的乡思长久地回旋于风中。后来的日子里他亦不再提什么立场，柳叶刀、药水与伤员就是他的行囊。我对这转变感到惊奇，而博卓卡斯替不以为然。“要么适应，要么神经。”他如此说着，而我隐约感到他已发白发硬的鬓发也曾是两丛春寒中惶恐的青草，但我对身外逝去的春天兴致索然，只愿战士们的长刀能更久一

些睡在刀鞘。

向北行进的第三十二天，我们于密林间撞见了一队逃兵。他们丢盔弃甲，神色灰暗。博卓卡斯替大致了解了情况，便宣布将他们处死。埋尸体时我瞥到医生厌恶的神采，我轻声问他怎么了，而他摇晃着酒瓶，长叹短吁：

“温迪戈吃自己人是真的……”

我想博卓卡斯替早已习惯这样的议论，就如我习惯了“魔族佬会带来厄运”。那时他正向战士们宣讲着即将遇到的敌人。战士们将临大敌，面上却涌动着火热的血色。讲演的最后博卓卡斯替挥起右臂，一片洪亮的应和声中我们再度启程，并于一处溪谷的那头望见一队银色的骑士。

战斗以温迪戈吹响一支火蚁蚀穿的树桩开始，又以这支树桩砸碎骑士的脊梁结束。没能目睹那甲冑的碎烂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使我遗憾，在儿时，这些闪光的甲冑曾如铁墙压近我的身后，而我能做的唯有苦苦哀求。而如今那个被狩猎的魔族竟能与一个小骑士搏斗，并用他的剑锋划开了他的喉咙。我惊讶于他面甲下稚嫩的面容，并被眼中黯淡下的湖蓝所淹没。马蹄借机蹬到我的胸口。那一刻我听到

我喉咙里血的翻涌，出口时却是猫的叫声。我只来得及像那只黑猫般蜷起身，便掉入一片黏腻的泥沼。卡西米尔的第一场春雨后，湿草地里常常有那样的沼泽。逃离追猎的路上我曾一度陷进，而此时青草与烂泥的苦腥再度萦满肺腔，是一记雷声劈开我身中的滞胀。起身时，我见乌云涌过河湾，见铁狮子独立于泥河畔。它缓缓回头，那是我第一次与它对望，双腿因惊惧而不住颤抖。它唤我走向那墨色透染的荒原，可迈步的一刻无数林木拔地而起，我猛地咳嗽起来，喷出的却只不过淤血。

地上是厚厚的松针，月光于林间空地上浮动，枝叶的影子软得朦胧。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温暖的拥抱，连着医生熟悉的气息。他将我抱进营地，检查完身体后又一勺一勺汤的将我喂饱。我受宠若惊，而更使我惊讶的是战士们眼光：他们似乎本不相信我能活着回来，可看到我的角后，都露出些释然的笑意，仿佛一切都不过是场梦。

医生歉疚地向我解释了一切，说到最后他几乎含了怒意，而我只是捧着碗发笑。

“他理应放弃我。在战士与孩子间，他知道取舍。”

“到营帐中做手术时我就明白了，孩子。但最终救

人的是我，不是他，即使是医生，也没有放弃亲人的义务。”

“那你放弃我了吗？”

他沉默。

“算了吧。活过来了，就别想那么多。”

我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并惊异地发现在他面前我已宛若一个大人。他仰望着我，双眼像极了那头迷茫而痛苦的肉兽。这一刻我悲哀地意识到，原来决定人是否成熟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他能否让生活与苦痛融洽相处。我该劝慰他，劝他别将世事都用柳叶刀细细解剖，劝他相信这世道不是棋而是锅乱炖的汤。可那时我才十四岁，很多话还由不得我讲，即使它们都是生活的训诂，与医生将要领悟到的同样。

这一天后的医生像掉了魂。他仍如往常般谈笑风生，而那蒙着雾的双眸却使我想到埋葬黑猫的那个清晨。“惧怕自己，惧怕一切”，博卓卡斯替对他的异常如此评价，并不无遗憾地向我表示自己只是个战士。我问他不能让医生回家去，开口那一刻我便意识到这话的可笑，无论如何，这支队伍都是所谓“侵略者”。而博卓卡斯替听着忧郁的口琴声，用枪尖于林地上划开一条线：

“会师之后，他就可以

把琴还给我们了。”

这个消息使我振奋，我急着要去告诉医生，而博卓卡斯替却按住我：

“这不是个承诺。在终点前，谁也不能承诺。”

我怔怔地点头。两天后我们进入一处男爵的领土，老男爵在逃跑前被抓住，被押到博卓卡斯替面前时已惊惧得失禁。他向他打听这里最好的医生，得到的答复是连护士都被抽调进了军营。战士们本想把他扔给镇民们处置，然而恐惧却先一步压碎了他脆弱的心脏。丢了乐子的人们深深怅惘，正要启程却收到电报：就地驻扎。

就这样我们于庄园住下，撬开地下室的门后，医生一度于金银财宝之间迷失了方向，而这幸福的沉醉却很快被博卓卡斯替打破：

“这都是赃物，医生。”

而医生无意论辩，只问他要怎么做。博卓卡斯替说：

“钱是金色的刀枪。”

医生早有预料地点头。

“而我们用它刺入你们的心脏。”

随后他招来战士，一小时后城镇的居民于金山前呆楞住，似乎从未想过自己的血汗会流回身旁。惊讶之后的狂喜使我们交融为一，之后数日我们源源不断得到粮米酒肉，高亢的民歌里人们与新生的嫩叶一同舞蹈，这



片大地将要入春，蹒跚在雪中的唯有医生。

有天我结束守夜，于黎明钻进梦乡。我看到一只驼兽卡在灌木中，彷徨的泪眼盯得我心发颤。梦醒时，夕阳仿佛一跃而至，松油火舌舔舐着星星。温暖的炖煮声里，我觉得每张战士的脸都那么亲切，即使我从未和他们搭过什么话。这时我看见医生远远地立在门边，他脱下白大褂，罩着一件深青色的旧袍。我唤他来，他便来了，嘴唇却发着青。我想试试汤好了没有，他却按下我的手，折了袍角，垫着碗，一勺一勺喝完了一碗。随后一声悠远的号角宣告晚饭的开始，人们不紧不慢地舀了汤，而医生虚弱的吼声就此响起：

“别喝！……”

博卓卡斯替于风中捕获了这声沉痛的低吟，他踢翻汤锅，并从地上拾起了一朵炖得软烂的毒花。战士们怔愣着看着医生，而我似乎早已料到这一时刻的到来，慢慢地背过了脸去。

“是你干的？”

“是。”

“你清楚你在干什么吗？”

“我从来都很清楚。”

“那为什么停手？”

“因为我清醒了。”

他顿了顿，说：

“我清醒到除了清醒一无所有。”

医生似乎吐了血。博卓卡斯替似乎叹了口气。我听到一个人唤我的名，声音那么喑哑。我双腿颤抖地来到他身前，有人塞给我一柄刀，我猜那是博卓卡斯替。我想回身问他要怎么做，因为我他妈不知道，不知道！

……可医生，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托起我的手腕，托住那刀柄，那样温柔，那样坚定：

“别想。”

“做你觉得正确的。”

“就像我一样。”

那天夜里下起小雨，我睡在庄园的壁炉边，梦中的一滴驼兽眼泪滑进手心，而天明时陪伴我的只是冷硬的刀柄。我走上台阶，走过长廊，走向象牙阳台边凝望着小雨的博卓卡斯替。那天的林中有狮子在吼，他开口，称我为列兵。

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很简单：去做些路障堵路，再帮着战士们搭起瞭望塔。过去我常常于山野中玩耍，然而做起路障的感觉却不同于搭些自娱自乐的玩具。我是列兵，我对自己说，他们把我当同伴，在这儿养猫也不会有人忌惮。这气氛使我舒适，并情愿按博卓卡斯替的命令行事。竖起第一座瞭望台时我不自觉地微笑，树林

间荡着秋千的伙伴问我笑什么，我喃喃地说：

“我有家了。”

但还没在瞭望台上守过几晚，电报那头就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前线溃退，紧急支援。拆掉那木台时我怅然若失，而一个叫米什卡的士兵递来了他的酒壶。“来了去，去了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人也是这样”，他爽朗的笑声与我们的征途那样漫长，所不同的是他大笑便是大笑，不会像路途那般七拐八绕。昨日命令向东南，明天发报说西北，这边说要驰援，那边说留存阵地。一个星期后电报机再度响起，面对翻译员“返回原处”的指令，博卓卡斯替沉默，说：

“回复他：放屁。”

林间的众人纷纷大笑。我在休整时向他表达了对抗命的忧虑，而他说：

“如果抗命能救命，那么就别犹豫。”

“可抗命不就是叛徒吗？”

他冷笑：“谁是叛徒，谁最清楚。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是谁。”

后来我们绕过十五个关卡，躲过四次巡逻队的围剿，行走在卡西米尔的林间，温迪戈手持投枪仿佛一个漫步的老人握着登山杖。然而平安地逃亡终究是逃亡，将自己看作列兵，就自然开始

思考为什么巡逻队总能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米什卡只是爽朗地笑，说是因为指挥官的名气响，而他引以为豪壮的名气最终在下一次围剿将他埋葬，并将队伍逼进了一座村庄。

那半个小时的躲藏，大抵是我人生最漫长的时光。我缩进一处农家地窖，骑士进门时惊起的老鼠跳上肩膀。这害虫似乎嗅到那未涤去的黑猫气味，我眼睁睁看它打翻了一串瓶罐，那咯噔作响的甲靴将一地梅果踏烂时，我跃上地窖，一把揪住那慈祥的妇人。

“别动！”

骑士真的立在了原地。他甩了个剑花，摊开手说：

“请动手吧先生。你们杀的人越多，我们功劳越大。”

我呆愣住，夹在她脖子上的短刀几乎脱手。随即他给出另一个提议，让我用同伴的藏身处换取逃脱的机会。这一刻我听见屋外狮子的足音，同时感到怀中女人深切的绝望。我露出哭丧似的神情，说：

“她会死的。”

骑士的剑不耐烦地钻出鞘，我的悲悯终于扭曲成冷笑。剑锋刺来，我的手向前一推，身子后倒，一支投枪便振着黑羽飞入。睁眼时墙上开出妖异的红花，我凝望

着，伸手，那女人便微笑着折来一朵，还有花瓣于狮子的低吼中纷纷飘落：

“集合。”

夜里博卓卡斯替让我埋葬米什卡，而我只是靠着树桩，听肩上的花儿静静生长。他俯视我，说：

“你在抗命。”

“不，我在想。”

他把铲子插到了地上。

“我推开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活在这个地方，怎样都会死，可我？我本可以救她……”

他的大手抚上我的头，说：

“士兵不该是怎么想，怎么做；他们怎么做，怎么想。”

“所以我还不是士兵……”

“不。你从一个封号骑士手中活下来，理应得到晋升。”

他向我讲起他带过的十六个少爷兵。王侯公爵的子嗣，孱弱，放浪，柔弱的翅膀只配在歌舞场翱翔。他吊死一个，又任七个挥洒热血，五个陷入疯狂。他勋带的银星减去两颗，而血勇的战士多出三个。

“战场永远让人神志不清。能扛过去，你是战士。不能，就是那医生。”

我问他怎么扛。他把铲



子扔过来：

“肩扛。”

而当我望着他的背影陷入惆怅，他忽然回身扔来一小瓶酒。

“到河里洗洗去。虱子都要把你吃掉了。”

那快捂热了的瓶子起初使我愣住，接着便忍不住笑了出来。我迎着风走下山坡，西天的云散开，似乳似泪的月光筛了下来，旋即溶进几颗砂糖般的星星。我解开衣衫，在石头上铺了，倒些酒，又用玻璃瓶来回地轧。那响声吱嘎吱嘎，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酥麻。灌下第一口酒后我想起医生，想起他在透明的夏夜搓洗我疯玩后的衣衫，又用棒槌决定那些虱子的生死，恰如他决定我的吃穿与已成幻梦的未来。第二第三口里我听见他驯顺的呼吸，并决意越过醉雾去追寻那张苍白的忧郁脸孔。就这样我瘫软在幽蓝的水中，看到他身披月光款款走来，被乳胶手套勒出青痕的双手像女人那般洁白。我喃喃地呼唤，妈妈，妈妈，我要怎么办，而他抱着黑猫微微笑，神情如那被推出去的女人一般：

“像你父亲那样。”

十五年后的军事法庭上，检察官质问我，为何叛国会是因为一只黑猫。而我



说，我有两个祖国，第一个已被搅得稀巴烂，而第二个将下达我的审判。我背叛了一个祖国，而下一个祖国背叛了我。法官手指一沓相片，问我是否承认叛国，而我望着法庭的五彩玻璃，声音与阳光一般沉静：

“博卓卡斯替承认了吗？”

“我们认为他承认了。”

“那请吧。”

我走下被告席，就如在十四岁的一个午夜我大步迈下月光照耀的山坡。在铁架床上等待行刑队的时间里我回味我的人生，并骄傲又悲凉地发现，从那条午夜的长河起身后，我便踏上了与那叛国者相同的道路。我花了一个月融入队伍，又用了两年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那时我的仇恨已如游丝，军人证上忧郁的脸孔使我想起那于午夜沸腾的良心。“这便是乌萨斯的军人了”温迪戈为我佩上肩章时长长地叹息，而我及时挂出骄傲的笑意问他何时参的军。他愣了一下，嘴角第一次向我上挑：

“你说的是哪支军？”

那夜列兵们于流淌满街的庆功酒水中醉倒，有人在礼炮的轰鸣里四散奔逃，又在街角被轻柔地邀进莺燕的怀抱。“你很忧伤，我的英雄。”烛火摇曳的厢房里我蜷缩进女人温暖的怀中，并

在黎明随一声号叫挣开温柔的大网，看到她一身浅色的节日裙坐在床边，纤瘦的手指揪着床单：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你对多少男人说过这话了？”

“这是第一次，我发誓。”

我转身要走，而她拉住我的袖口，陡然而来的重量沉似每个无爱的黄昏。那一刻我听见内心的连天炮火，慌忙逃出门，又在天竺葵的花影后望见她泪眼迷蒙的面容。她大声喊出她的问题，而我的答复只敢躲在信封：

“海伦，我恳求你，不要指望一个士兵相信誓言。”

当时的信件都由博卓卡斯替亲审。他看过我的信，很小心地将信纸叠起，我从这细小的动作里嗅到爱情的苦杏仁味，紧接着便收到他平静的提醒：

“相思病只有两种疗法：相聚，相离。要用哪一种，你清楚。”

后来我再度收到一封茉莉味的来信，信纸泡过卡西米尔七月的大雨，每个字母都沁着舒适的凉意。她说她找到了工作，生活得安宁，而我细听着边境将至的风雨，于瞭望台上歪歪扭扭地写道：

“我已经有了家。”

三天后，第三次乌卡战争爆发。出发的前夜，他向

我们交待这次的作战方针不同以往，“要彻底摧毁敌方补给点”，我问什么叫彻底，而他不动声色。二十四小时后我的故乡沉默地燃烧，阴影中冲出一个比阴影更黑的人，又被我轻轻绊倒。“魔族佬就会带来厄运”，他死前的哀叹泛起我儿时的回忆，而此刻我却毫无复仇的欣喜。那一夜我们放了许多火，杀了许多人，我坐在老诊所的台阶上，那时它已被改作酒馆，倒塌的房梁用杜松子酒的气味环抱我，而身旁的狮子则望着不远处的火光。

“为什么这么想留下它？你的医生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那经历了三回爆炸，你觉得这堆破木头还能撑多久？”

“我不知道。”

我轻轻抛起一柄生锈的柳叶刀：

“它现在还立着，这就好。”

他沉默一会儿，语调里带了些欣慰：

“你不再是士兵了。”

这句话使我困扰，而紧接着他便吹响行军的号角。之后的两个月，我们的烧杀超过之前两年之和。对此习以为常的战士当然有胆气睡着，而我总于梦中回到那半

塌的诊所，夜夜忍受那从我皮革手套间生长出的狮爪的搔挠。而一些新加入的士兵，他们有些疯了，有些死了，而更多的在最初的一个月过后开始以残杀为乐。一个暑气弥漫的午后，我们屏住呼吸走过满街干结的紫血，我询问博卓卡斯替能否让士兵减少无谓的杀戮，而他在一只咀嚼着婴儿脑髓的兀鹫前停步，说：

“士兵就应该怎么做，怎么想。”

他的语气仍如盔甲般坚硬，而我环视周围人炽热而彷徨的神情，第一次对这话感到抗拒。博卓卡斯替觉察到我的异样，但他下令继续前进，一整个沉郁的夏季，卡西米尔的草原飞满青翅的蜻蜓。

入秋的第一天，我们远远望见一座城镇前有座瞭望塔。博卓卡斯替派我侦察一圈，在山坡上，能闻到蜂蜜与酒的香气，近处庄园钟楼的三角顶如一只白鸽，楼下的空地上有人在吹笛跳舞，他们那般欢喜，而我清晰地想起这便是医生死去的那片空地。几分钟后我向博卓卡斯替报告：“这里算不上补给点，中尉。”红眼的人们都盯着我，随即我被一记耳光抽飞，并听到博卓卡斯替宣判我为瞒报军情。

两个新兵将我绑到山坡

的一棵树上，又戏谑地笑着说要当着我的面把这城镇烧光。“瞧啊，他们进城了！”，他们拍起手，而近处庄园的大钟里像关进一只老虎。我疲惫地闭上眼，问他们要闹到何时为止。紧接着一拳轰在我的腹上，他们斥我为叛国，而我问：

“为什么喜欢杀人？”

“那还用说？我们的钱都被他们拿走啦！”

“所以你们要把命也交出去了？真慷慨。”

三拳打过来，他们揪着我的头发，问：

“那你说说，为什么瞒报？”

从他们的眼与远处的城中，我望见两种火光，同样张扬，同样疯狂，死亡是后者的燃料，又是前者的灰烬。我失去言说的动力，任自己成为一只沙包，直到军号唤走两个年轻人，庞大的黑影来到前方。

“瞒报军情，你……”

“胡狼。”

“什么？”

我仰起头，血从额头流到咧开的唇边：

“从前你的队伍是狮子，如今是一群胡狼。”

接着军刀出鞘：

“士兵不该嘲笑指挥官。”

“我不只是听人号令的士兵，你说的。”



“哦？你是把自己当那个可怜的医生了？”

“不。”

我啐了一口：

“从前我怎么做，怎么想；而现在我怎么想，怎么做。”

“我是战士，和医生一样。”

“和你一样。”

话音落下的那刻，军刀爽利地划过我的右眼。博卓卡斯替一言不发地扶着我走下山坡，秋风里白色的余烬飘飞如一场温暖的雪：

“长官。”

“说。”

“谢谢你的审判。”

我虚弱地指向城镇：

“要我对这地方动手，那才是真正的审判。”

“少说点，你在流血。”

在清澈的溪河边，他为我止血，包扎，并向我坦言他对战争的疲倦。他向我简短地讲述了他的故事：卡兹戴尔的王说，博卓卡斯替，杀这个；乌萨斯的王说，博卓卡斯替，杀那个；他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攻占无数片土地，投枪却未曾为自己掷出一记。我惊讶于这头铁铸的雄狮竟生来就困于镣铐，而他平静地点头：

“终有一天，我会带着战士们挣开。不为谁的正义掷出投枪，我们会为自己竖起盾牌。”



说这句话时，树上的乌鸦正用血红的眼盯着我们。我问他要怎么做，而他沉默地站起身，向着北方苍凉的月光，身披半天大雪。

第三次乌卡战争结束后，一个温暖的秋季，我穿着新制的西装走进首都法庭，胸口佩着一朵银莲花。作为跟从博卓卡斯替多年的战士，也是为数不多愿意指控他的将官之一，我站上证人席位，一条条罗列出他意欲叛国的迹象，并请求法官审判我的愚拙。毫无疑问，这段证词引来许多人的厌恶，他们在审判后指责我做假证，而其中就有未来的大将军赫拉格。那时他正处青年时代，尚有一腔热血与对英雄的无限尊崇。而我对这个青年的发言不置可否，笑着说：

“先生，您觉得‘爱国者’会在意这些么？他可连审判都没来啊。”

而事实上，这场审判被诸多报刊评价为“本世纪最荒谬的庭审”。被告缺席，证词疑似作假，陪审团全由军方组成，连证物都未曾公开，一身黑羽的法官便宣判“爱国者”为“叛国者”，让他成为一切战争罪行的垃圾箱。而数年后我站上这同样的法庭，宣读证词时我只顾用指头摩挲绿丝绒的桌面，

企图在那被熨平的绿中寻见卡西米尔的踪迹：我践踏过，焚烧过又爱过的祖国。

右眼失明后，我的世界没有远近，由此我越过烧杀，越过博卓卡斯替的逃离，越过乌卡战争的胜利，望见了一片梦幻的图景。为这图景，我忍过数年的杀伐，最终借着博卓卡斯替的声誉，博得了操纵一片区域战局的权力。那天我换上军礼服，骑着毛驴孤身深入密林，并于巴旦木的露珠里望见期盼已久的弩枪的锋芒。守林人们将我拷起，他们的首领问询我的来意，而我回答：

“戴着镣铐，我只会说军人的话。”

他迟疑一下，解开绳索，透过香茶的气雾，我沉声询问这个满身硝烟味的中年男人是否愿意合作。

“如你所见，在你面前的独眼龙从未见过和平，更没享受过和平，但他相信它的存在，即使要到他看不见的半边世界里追寻。”

条件谈得很顺利。守林人将为博卓卡斯替的队伍开出一条路，而前提是我们的军队再不向密林进犯半步。临别时他写了一张字条，并让我转交给博卓卡斯替：

“他是伟大的战士，只该死在广阔的天地。”

我们相视而笑，彼此都明白那或许不是我们能望见

的未来。乌卡战争结束的那年秋季，我踏着黄昏时纷乱的落枫来到博卓卡斯替的营前，仍如下属那般向他敬礼：

“长官，可以走了。”

而他让我坐下，从床底拿出一瓶金雕纹的酒，皇帝的御赐：

“喝一杯吧。”

我们无言地碰杯，无言地干杯，帐外笛声，帐里黄昏。喝下最后一口时他意犹未尽，竟红着眼慨叹：

“我杀了一个世纪，而它们给我的东西里居然只有这瓶酒有点意义。”

随即他戴上面甲，裹上斗篷，掀开帐门，前进的号角声吹响一个黄昏。能听到号角声的所有军营都装模作样地开始追捕，而当真正的宪兵被我带入树林，一切便已尘埃落定。清夜中我问守林人的首领那纸条上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句炎国诗：

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

那之后我与博卓卡斯替的密友共同成就了那场荒谬的庭审。其实我并不在意老爷们为面子做的无用功，时隔多年，我已听不见街头巷尾的怒骂或大笑，唯有胸前银莲花的香气还长久浮游于鼻腔。那日的首都晴得透明，我于走入法庭前整理着衣襟，不远处，一个母亲靠着路灯柱，揭开米黄色的衣

衫，任孩子吮起那惊人圣洁的乳房。这场景使我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而身后的一声呼唤又让一位年轻的军官除了笑无计可施。

尽管未施脂粉，尽管衣着体面，尽管已被命运推开千里万里，我也一眼认出那是海伦，并嗅到她刚煮好的白粥般的母亲的气味。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若一切从头来过，这该是一场谈笑的开始，可那年我已无甚好“谈”，只能笑，而就连笑容也被她一个问题弄得一团糟：

“第三封信，你看了么？”

“……丢在路上了吧？这该是常有的事。”

“啊，丢了，丢了……”

她由怅然到释然只用了两个词的时间，随即从花篮中寻出一朵银莲花要为我别上。我连连推脱说将要去的地方不适合花朵，而她笑了：

“我知道，你成了大英雄，可我不管你是要去见公爵小姐还是大审判长的女儿，这朵花你得戴上。这不是送你，而是送我。我早就配不上你，可我依然相信，那时的我和你将要遇上的小姐都不一样：我真真切切爱着你，无比想和你在一起。”

花别上了，她走了，而我还呆立着。后来我写下最后的认罪书时，那银莲花的香气也位列我“叛国”的原

因。当审查员质问我这是为什么，我便劝他回忆回忆第四次乌卡战争的情景。在那场被称为国运之战的泥潭中，我们丢掉几乎半数兵源，雪花般的撤退申请从前线飞来，而皇帝只是一句“扩军”，便无情地勾起一段我最久远的回忆：我的生父被征兵队拉走，而母亲被活活打死。而那模糊的影像只浮动过片刻，我便不可抑制地想起海伦，想起她的孩子与她爱的男人，并在两秒内毅然电报全军提前起义。

走向行刑队的那个午后，我最后一次沐浴，并让曾是我属下的狱警剪开囚服，将一张信纸从夹层中取出。“去一条干净的河边，把它折成纸船漂走”，狱警点头的那一刻，我欣慰地意识到我已用不着指挥任何人。接着他们推我出门，推我到六月蓝得深远的天空下，以至最后子弹出膛，我都未有任何知觉，因那时我正以独眼扫过这短暂的一生，最终聚焦到埋葬黑猫的那个清晨。在墓碑后，医生问我是否明白我的后半辈子都在做些什么，而我坦言，我相信自己比他更清楚，因而死去也毫无痛苦。

“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相信。”

“相信一个医生不会杀

人。”

“相信一头雄狮可以走出密林。”

“相信一个世道容得下安适和平。”

我微笑着说：

“而更重要的，我相信自己。”

“我也相信海伦。”

“所以你奋斗终生，只为了一个妓女？”

我笑而不答，小心翼翼剥开信纸，就如同博卓卡斯替在一个血色干硬的夜将它递来时那样。泛黄的时间开始翻页，我轻声念出那撑着我从第二次乌卡战争走入半生的斗争的词句。遥远的一个黄昏，博卓卡斯替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走，而我拿出这封苦杏仁味的信，他就只是拍了拍我的肩。

“‘若你真的有了家，我会在家里等你。’”

“你相信她么？”

“不。但我相信会有一个世界，人可以想爱上谁就爱上谁。”

“那你会为它战斗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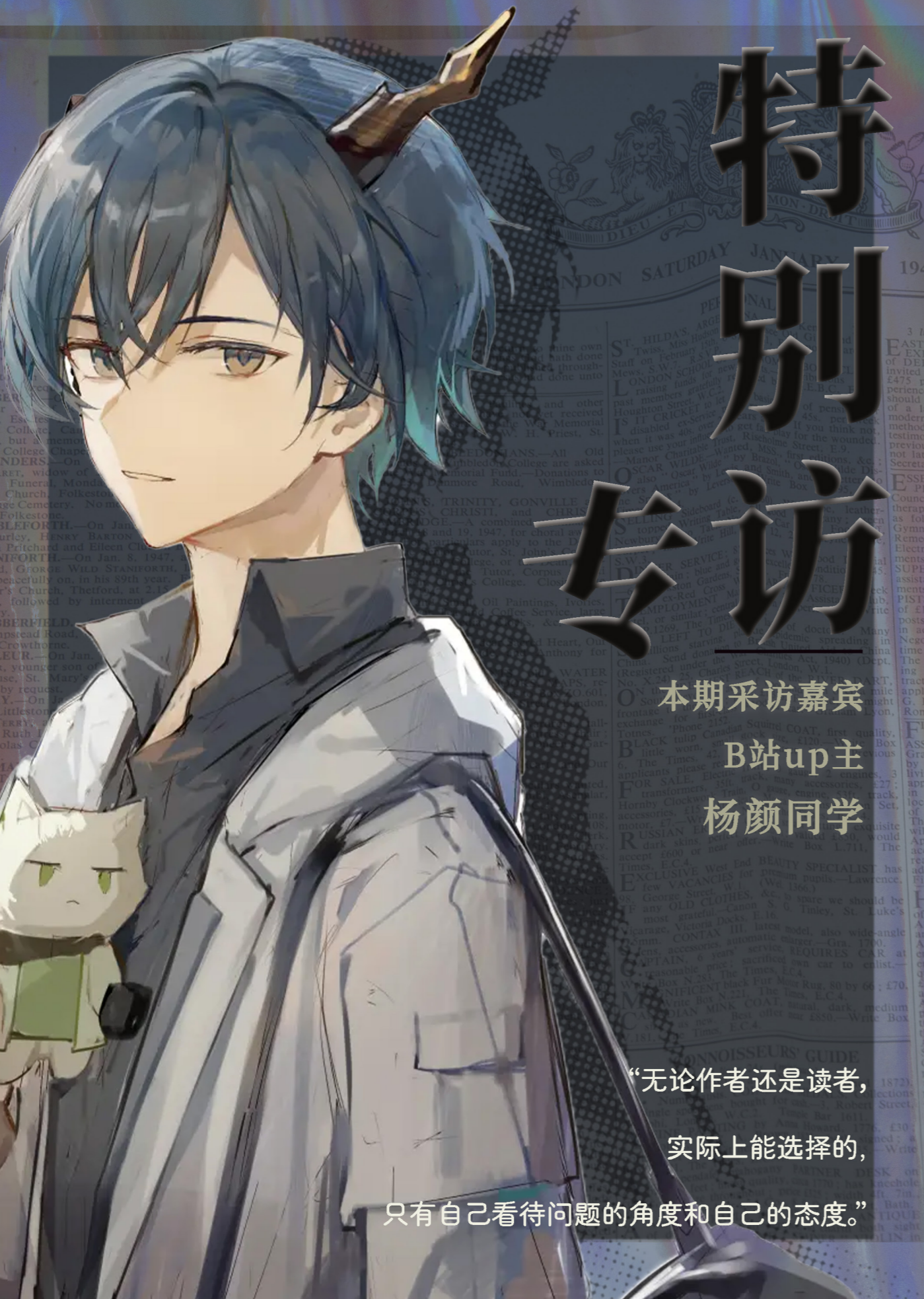
我点点头，挺起胸膛，多年后面对行刑队，我也是那样站着，像根投枪，像我在梦中见到那只高傲的铁狮：

“至死方休。”

（责任编辑：黑子；

绘图：LOFTER@覆面王；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特别专访

本期采访嘉宾
B站up主
杨颜同学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
实际上能选择的，

只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自己的态度。”

Q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虽然观众们已经对您非常熟悉了，但还是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A
大家好，我是杨颜。如大家所见，我是一个比较随心所欲的人。自我认识应该等同于外星人，喜欢在个人世界里遨游。理论上，可以在各种展子和我擦肩而过。MBTI性格除去N外，其他全部发生过变化。做UP主主要是出于兴趣，目前正在努力按时更新明日方舟视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认识大家。

关于游戏和剧情

Q
您了解并接触《明日方舟》的契机是什么？

A
因为感染者这个词，我一直比较喜欢带病毒、医学和生化题材的东西。



Q 大家都知道您很喜欢凯尔希,那么三年过去了,方舟的剧情也不断丰富,您对凯尔希这个角色的认识和感情,与最开始相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A 其实没有太大不同。只是相较以前,现在会更端着一些,因为社区环境和个人体量的变化,担心发表一些轻浮的内容会引发不好的理解。例如,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将凯尔希吐槽为前妻,只是觉得有趣以及便于理解,但最后似乎让同样喜欢这名角色的其他玩家感到了困扰。凯尔希一直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第八章主线怒号光明中,她与博士在石棺前的对话其实更能定位她的角色形象。

谁是博士的同族,谁是凯尔希的同族。她是一个独立于世,找不到同类的漫步者。

Q 您认为泰拉大陆的故事会向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发展?

A 感觉会从两条线去走。一是沿着源石、

海嗣之类的设定,更多探寻前文明的故事。二是在源石带来的矿石病,以及海嗣引发的危机下,去讲一些发生在泰拉世界的故事,后续也许能看到泰拉人类揭开历史谜团,真正建立自己的文明共同体的故事。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

Q 如果让您选择您最喜欢的 SideStory 和故事集的话,您会怎么选择?为什么?

A 生于黑夜。
活着吧,只有活着才能受苦。
就像飞蛾扑火,就像虫子钻进深坑。
即使付出代价,也总要追寻点什么。

这是明日方舟第一次告诉我它想创作什么样的故事的地方。

关于创作 ✦

Q 您应该算是比较早开始做方舟相关视频的一批创作者之一了,现在随着玩家规模不断扩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剧情解读,那么您觉得您在众多剧情 up 主中,最具特色的一点是什么?



A 没有什么特色,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是个人在做剧情解读的时候,偏好感性直觉多于逻辑性,这个思路容易帮助在做剧情解读的时候,去关注一些容易与多数人取得共鸣的内容。虽然随着状态下滑,这一年来在这点上,越来越缺乏一些情绪锐度。至于做视频,更多的是对耐心、体力、基本文字功底

Q 您怎么看待观众所说的“良作无人”的现象?

A 良作无人更多是喜欢一款作品的人所发表的感慨,这是一种好事。因为当事人审视的不仅是作品的优点,也包括作品之外的,作品与环境、与其它观众的关系。当然,多数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想那么多,任何时候审美不该有太大负担,以及不要对其他人的审美进行倾轧。至于导致良作无人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实际上能选择的只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自己的态度。

Q 假设您是一个现在刚刚进入二创领域的新人 up 主,您觉得您会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资历较深的方舟 up,您有什么可以给新加入的创作者的建议吗?

A 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心态吧。
投入越多,就越期望获得高回报,不论播放量数据还是其它的什么。早期刚开始做个人表达向的东西,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心态失衡,进而出现被限流、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想法。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进行调整,首先,感性思维和情感直觉是支撑创作的源动力,最好将创作本身归为自己的一种表达冲动,否则创作容易变成行活,在这点上是不具有和专业人士竞争的空间的。

其次,一些必须的逻辑思维能力,去分析内外部环境,并对自己的创作策略给出参考,例如热点意识就是一种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用于判断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更能让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但需要注意的是,逻辑思维能力只是一种信息辅助,并不适合作为判断的依据,否则最后会把人变成创作工



具,导致当事人越来越失去创作的灵性。当然,如果最终目标是要以创作为自己的工作,偏市场向的逻辑思维在其中占据的比重是需要上调的(但仍不是全部)

Q

您主办了 2022 年的明日方舟新春会,以及三周年的生日会,给所有喜欢方舟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

这些同人联欢会都是更偏向动画,音乐这些方面的,而您其实是一个更偏向文字与表达的 up,您觉得在筹办节目时,您与画师、动画师等磨合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挑战?您又是怎么解决这些挑战的?

A

也不能说主办,导演或主策划更多只是站在服务者的立场。最大的挑战大概还是时间压力以及巨量的沟通,实际上没总结出什么方法论,在尽可能减少繁琐工作流程(减负,二创本身不需要太正式的 PM 流程,更多是内容上的探讨),做就完事了。

Q

在筹办这几次同人联欢会的过程中有什么可以和读者朋友们分享的有趣经历呢?

A

好久没有做涩涩类的节目被吐槽了。所以决定多做涩涩类的东西。

Q

可以透露一下最近还有没有类似的企划吗?

A

有的。已经在准备自己的新春会节目。

Q

对于文字创作者(特别是小说作者),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参加到这种以视频为主的活动中,他们与其他类型的作者之间目前也很少有交流合作的机会。您觉得如何能为文字向作者(例如小说作者)和视觉向作者(例如画师,视频作者)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呢?

A

难。最近一直在想,但想破了头还没想出来。毕竟趋势就是图片和视频类创作因为更容易被获取和感知,更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以及碎片化的休闲时间。这既不是观众的错,也不是作者的错,只是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底层逻辑。



◆ 关于生活

Q

您会选择成为全职 up 吗?如果您打算找工作,那么您觉得做 up 主的经历会给您带来哪些帮助?

A

不会(笑)。主要还是不适合将爱好类的事情完全变成主职。然后对于想去成为全职 UP 主的朋友们,这里想说的是,至少已经不适合将【以二游 UP 主为主职】作为目标了。因为激励计划削减,以及不同游戏的二创开始往内卷的方向发展,压力会很大。会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如果有类似的念头,且还没有开始,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

帮助嘛,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加活泼且心态积极的人。永远年轻(?)

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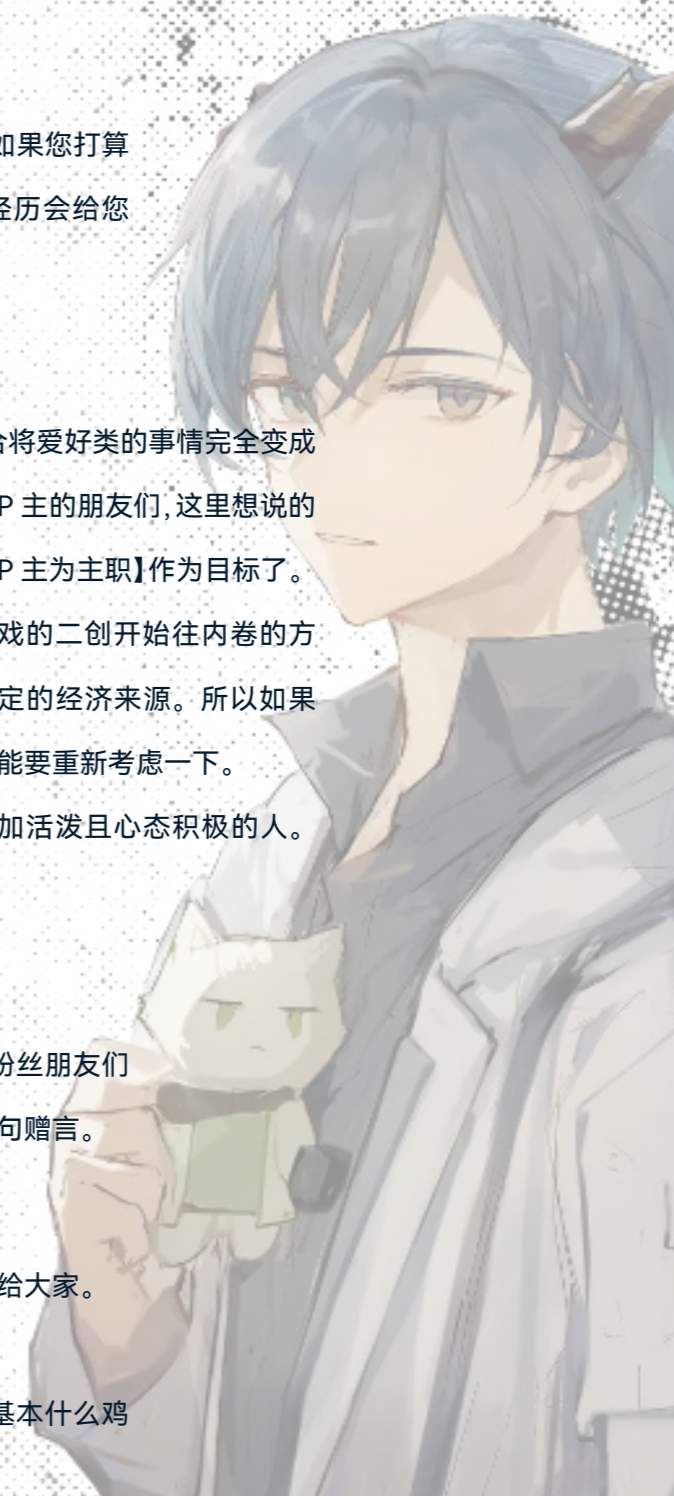
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您的粉丝朋友们说的?也请您为这个杂志留下一句赠言。

A

这一刻无聊的个人感想分享给大家。

“感性是舵,情绪是锚。”

更多屁话可以去我微博看,基本什么鸡毛蒜皮都会发一下。





漫画二则

◎ 阿哉哉哉



《回归线》投稿指南

大家好，这里是TCA。《回归线》上线以来，受到了观众和创作者的热烈欢迎，在此，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了方便创作者向我们投稿，也避免创作者在投稿时遇到麻烦，我们发布了这篇投稿指南，请您投稿时按照此指南的提示进行投稿，以方便我们的审核，联系与发布流程。

《回归线》编辑每个月都会从作品库中筛选符合当期主题的优秀作品收录入当月的杂志中。所以，即使您的作品没有在投稿当月的杂志中发布，也依然有机会在后续的杂志中发布。

所以我们不会给您发送任何关于审核进度的通知，请您耐心等待。如您选择撤回已向我们投稿但尚未发布的作品，请您再次向我们发送邮件告知。

一、投稿

目前《回归线》接收投稿的最主要渠道是邮箱 TCA_doc@163.com。

向我们发送邮件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是文章，请在附件以 Word 格式 (doc 或 docx) 加入您的文章。如果是已在其他平台发布过的文章，请您同时向我们提供已发布的作品链接。
- 如果是图片，您可以以任何您认为方便的格式向我们发送，如已发布作品链接或者各种格式的图片文件（请不要发送过大的文件）。
- 请您务必在邮件正文附上您的联系方式，以便作品入选后我们与您取得联系。
- 如您有其他需要补充的事项，可以在邮件正文中与我们沟通。

如果您向其他杂志投稿了相同的作品并且即将发表，请您在发表前务必向我们发送邮件撤稿。本杂志不允许一稿多投。

如果我们决定收录您的作品，会有编辑第一时间通过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与您取得联系。我们会对您的文章在不改变作品原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修改，并在杂志正式发布前向您发送修改稿并取得您的同意。

三、发布

完成审核与编辑的流程后，您就可以在新发布的杂志中看到您的作品。

鉴于TCA目前状况，《回归线》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也无法向作者提供稿酬(约稿作品除外)，请您谅解。

二、审核、编辑

您向我们发送邮件后，我们会尽快向您发送确认收到的回复邮件。该回复表明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的作品并将其纳入我们的作品库中。

四、合作与赞助

若您希望向我们提供赞助，或希望与我们合作，请您通过上述邮件联系我们。

我们获得的全部收入都将用于杂志的建设、活动奖品的购买，以及发表作品的创作者的奖励。



征稿启事

《回归线》(英文 *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论坛, 以及合作伙伴杜兰兹移动大学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杂志的内容涵盖广泛, 无论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 插画、漫画、摄影作品, 或是对泰拉大陆的科学 research, 对游戏技术的探讨, 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您可以直接在泰讯内发帖或将作品发送到收稿邮箱中, 我们将会选择优秀作品,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杂志中 (请注意, 您通过邮件投稿视为您已经同意我们在杂志发表您的作品)。

收稿邮箱 : TCA_doc@163.com

投稿前, 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 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期待您的作品, 也欢迎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